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Fernando António Nogueira Pesso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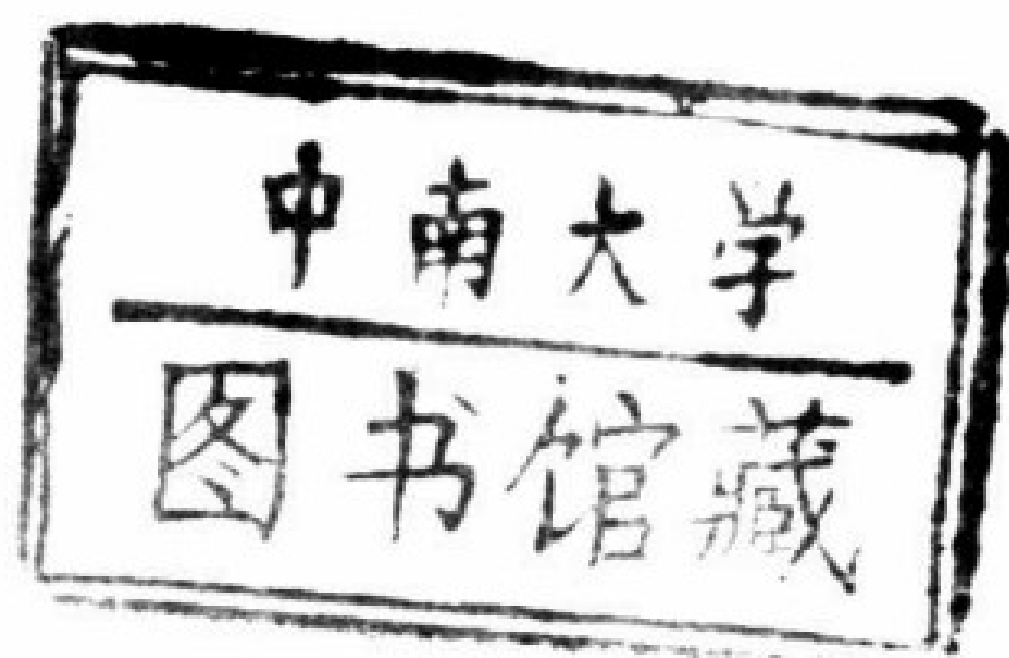
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

杨子译



SOWER

20 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杨子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新解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著;杨子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11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5辑/楚尘主编)

ISBN 7 - 5434 - 5234 - 0

I. 费… II. ①费…②杨… III. 诗歌-作品集-葡萄牙-现代 IV. I55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6591 号

出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发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印数 1—5000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1.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一辑

《乔伊斯诗全集》	(爱尔兰) 乔伊斯	著
《狄兰·托马斯诗选》	(美国) 狄兰·托马斯	著
《切·米沃什诗选》	(波兰) 切·米沃什	著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西班牙) 安东尼奥·马查多	著
《保罗·策兰诗文选》	保罗·策兰	著
《伊凡·哥尔诗选》	(法国) 伊凡·哥尔	著
《耶胡达·阿米亥诗选》	(以色列) 耶胡达·阿米亥	著
《里尔克诗选》	(奥地利) 里尔克	著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美国) 伊丽莎白·毕肖普	著
《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 卡瓦菲斯	著

第二辑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	(美国) 约翰·阿什贝利	著
《w·s·默温诗选》	(美国) w·s·默温	著
《聂鲁达诗选》	(智利) 聂鲁达	著
《叶芝诗集》	(爱尔兰) 叶芝	著
《索德格朗诗全集》	(芬兰) 索德格朗	著
《博尔赫斯诗选》	(阿根廷) 博尔赫斯	著
《吉皮乌斯诗选》	(俄罗斯) 吉皮乌斯	著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俄罗斯) 曼德尔施塔姆	著
《美洲译诗文选》	马尔克斯等	著
《非洲诗选》	索因卡等	著

第三辑

《格雷戈里·柯索诗选》	(美国) 格雷戈里·柯索	著
《沃伦诗选》	(美国) 沃伦	著
《勃洛克抒情诗选》	(俄罗斯) 勃洛克	著
《伽姆扎托夫爱情诗选》	(俄罗斯) 伽姆扎托夫	著
《波普拉夫斯基诗选》	(俄罗斯) 波普拉夫斯基	著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	(瑞典) 特兰斯特罗默	著
《阿蒂拉·尤若夫诗选》	(匈牙利) 阿蒂拉·尤若夫	著
《菲利普·拉金诗选》	(英国) 菲利普·拉金	著
《英国当代诗选》	布莱克·莫里森 安德鲁·莫申	编
《二十世纪冰岛诗选》	斯泰纳尔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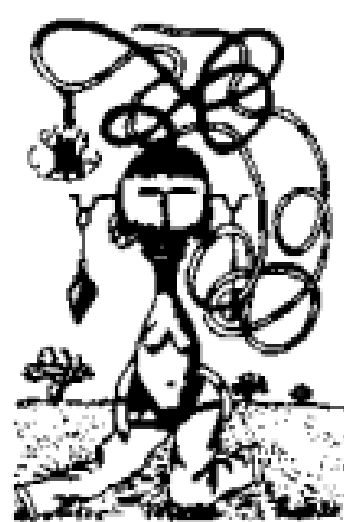
第四辑

《梅利尔诗选》	(美国) 梅利尔	著
《保尔·艾吕雅诗选》	(法国) 保尔·艾吕雅	著
《彼得·霍恩诗选》	(南非) 彼得·霍恩	著
《鲁文·达里奥诗选》	(尼加拉瓜) 鲁文·达里奥	著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	著
《古米廖夫诗选》	(俄罗斯) 古米廖夫	著
《英美十人诗选》	爱德华·托马斯等	著
《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革新者和局外人》	埃利奥特·温伯格	编
《二十世纪英语诗选》	傅浩	编
《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	王家新	编

第五辑

《R. S. 托马斯自选诗集：1946—1968》	(英国) R. S. 托马斯	著
《雅姆抒情诗选》	(法国) 雅姆	著
《德瑞克·沃尔科特诗选》	(圣卢西亚) 德瑞克·沃尔科特	著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选》	(智利)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著
《马里奥·贝内德蒂诗选》	(乌拉圭) 马里奥·贝内德蒂	著
《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	(葡萄牙) 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谷川俊太郎诗选》	(日本) 谷川俊太郎	著
《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	(罗马尼亚) 安娜·布兰迪亚娜	著
《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	鲍有斌	编
《北欧现代诗选》	鲍有斌	编

策划：王亚民 楚尘



出版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极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二十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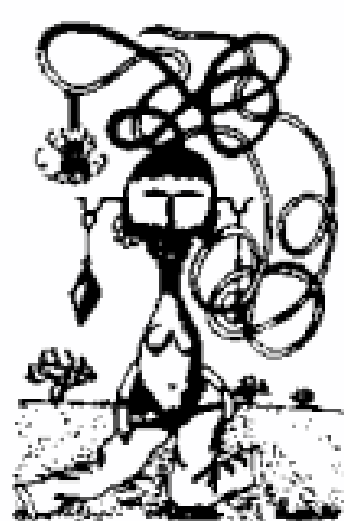
但是,回望二十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五十种,分五辑推出,每辑十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二十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二十世纪是人类迄

今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囿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佩索阿：一个人在小阁楼里思考宇宙 1

费尔南多·佩索阿 1

麦 格 兰 3

葡萄牙海 5

堂·塞巴斯蒂昂，葡萄牙国王 6

当她走过 7

歌 8

她在歌唱——那收割庄稼的妇人 10

突然，一只手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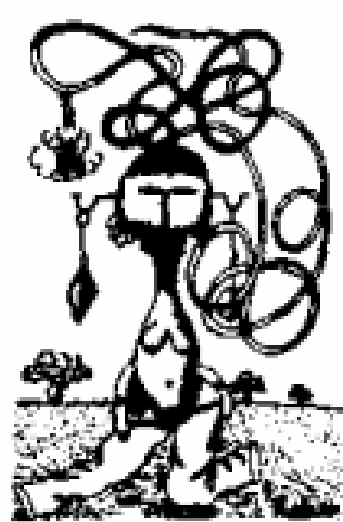
呵，苦闷 14

圣 诞 15

李尔星来了 16

浓云围困 18

我把有边界的灵魂留给	20
睡梦中我也警醒着	23
她的生命令人吃惊	25
树叶哗哗笑	27
不,什么也别说	29
收割庄稼的妇人	30
黑暗中,风在肆虐	31
呵,圣者,为何你	32
我知道,惟有我知道	34
她走过来,风韵迷人	35
呵,一切都是象征	36
我看见小船在动	37
徘徊在青草上	38
我在审视无法看见的事物	39
纵然谁都没有	41
我睡去。又醒着——	42
在下雨	43
大神秘栖息在	45
风,在高高的空间里	47
如此这般	48
窥孔	50
在巨大的彷徨中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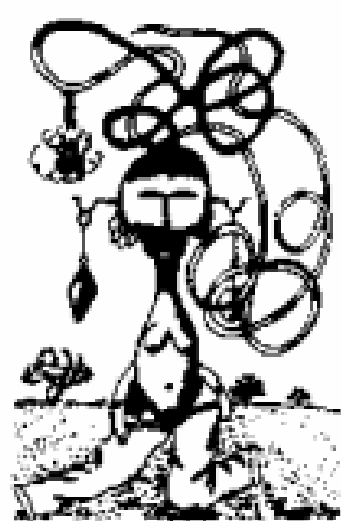


有过那么一霎	52
停止歌唱!	55
在这个世界上	59
死寂的下午剩余的金色	61
天将亮	63
你的眼神变得悲哀	65
有些疾病	67
在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墓畔	69

阿尔贝托·卡埃罗	73
《牧羊人》(选章)	75
《恋爱中的牧羊人》(节选)	91
水在汨汨地流	92
如果我死后	93

里卡多·雷耶斯	95
大师, 宁静	97
用玫瑰为我加冕	100
阿波罗的战车	101
阿童尼花园里的玫瑰	103
众神不赞成	104
远古的旋律	105

基督,我不会恨你	106
丰饶的乡村上空掠过了庄严的白云	108
在辽阔的白昼连声音都闪亮	109
风 很 静	110
我与真相贴在一起	112
变得伟大,变得纯粹	113
我 渴 望	114
无数人活在我们中间	115
阿尔瓦罗·德·坎波斯	117
《凯旋颂歌》(节选)	119
烟 草 店	121
在恐惧之夜	131
音 乐	134
我患了严重的感冒	136
对面的房间里	138
我常常拥有	140
牛顿的二项式定理	141
古人常常乞求	142
我厌倦了	144



佩索阿本人	147
幻 象	149
疯 子	151
一阵激烈的轰炸之后我们占领了城市	152
你嗓音迷人地聊着	154
在宏伟的时光里	156
经过那扇窗帘从不拉开的窗户	158
我没有农场	160
我依然保持着一半的热情	162
什么引导我？惟有理性	163
死亡是道路拐弯	165
当虚空留给了我们	166
古代香炉	167
听而不看	169
因为某种理由	170
洗衣女工在池中	171
士兵们走在大军的洪流中	173
如果偶然地与梦境疏远了	174
我梦见——深不可测	176
如今，向我逼近的死亡	179
你的侧影，你的凝眸	180
呵，这是女神	182

若是哪天有人来敲你的门	183
我知道我是病人	184
玫瑰这么多	186
忠告	187
爱是根本	189
蔚蓝, 碧绿, 青紫	190
 费尔南多·佩索阿生平和创作年表	 195



费 尔 南 多 · 佩 索 阿





麦 格 兰

在山谷，篝火闪着光。
舞蹈震撼了整个
大地。在山谷黑色的开垦地上
崩溃的阴影
突然越过斜坡，
加快了速度，迷失在黑暗的褶皱里。

谁在跳着葬身夜晚的舞蹈？
他们是提坦，大地之子，
为那个想要拥抱母亲躯体的
水手的死亡而起舞——
呵，拥抱它，你是第一个。
埋葬在大地尽头遥远的海岸。

他们舞蹈着，不知道死者

胆大妄为的灵魂依然在调度，
没有躯体的手按在轮舵上，驾驶
这些轮船穿过太空尽头剩余的航程：
所以他能用他的拥抱
环绕整个大地——即使他已经死了。

他已经敲开了大地之门。他们不知道，
他们在那儿舞蹈。
而阴影——被切割，崩溃
直到消融在地平线里——
从深谷攀上陡坡
进入群山的寂静。

——选自《使命》



葡萄牙海

多盐的大海，你全部的盐块中
有多少变成了葡萄牙人的眼泪！
为了穿越你，多少儿子徒然地
守夜，多少母亲痛哭！
多少待嫁的新娘熬成老处女
熬到了死，都是为了让你属于我们，大海！

值得吗？完全值，
如果灵魂不是那么渺小。
无论是谁，想要越过海岬
必受双重烦扰——无从逃避。
上帝把历险和深渊赋予大海，
也让它映照了天堂。

——选自《使命》

堂·塞巴斯蒂昂，葡萄牙国王

疯了，是的，疯了，因为我将握有罕见的
伟大，命运没把它交给任何人。

我的命运啊，不要窒息我；
在沙漠上，完蛋的只是我
败坏的部分而非不朽的我。

我的疯狂，它敢接受
它需要的一切。
如果一个人一点都不疯狂，他还能比
饱食终日的畜牲，比一具尸体，
比那半死不活传宗接代的家伙，更像一个人吗？

——选自《使命》



当她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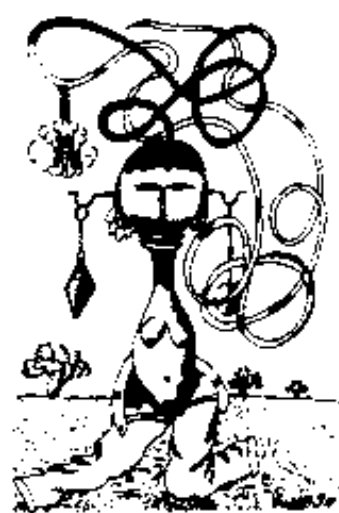
坐在窗前，
透过雪花弄脏的窗玻璃，
我看见她可爱的身影，
当她走过……走过……走过这里……

仁慈抛出面纱，罩住了我——
这尘世少了一个凡人，
而天上会多一个天使。

我坐在窗前，
透过飞雪弄脏的窗玻璃，
我想我看见了她的身影，
但她并没有走过这里……没有走过此地……

1902. 5. 5





如此纤细的旋律，
不知是否有人听见，
是否仅仅因为时值黄昏，
松林和我陷入了悲伤。

可它又停下了，恰如一阵微风
遗忘了它忧伤的形状，
现在仅有的音乐
是松林的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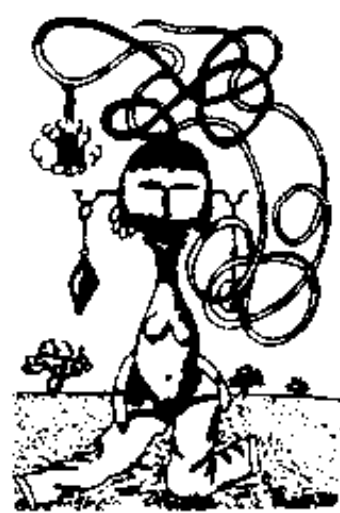
1914. 9. 25

她在歌唱——那收割庄稼的妇人

她在歌唱——那收割庄稼的妇人。可怜的人，
也许她觉得快乐——也许吧：
歌唱着挥动长柄大镰。无名的寡妇
她的歌声那么快活，

升起又滑落，像鸟儿鸣啭
穿过清洁的大气，
让复杂的曲调
轻柔地起伏。

听！它唱出欢欣和悲愁，
她的歌声里有农场和辛苦的劳作
她歌唱，仿佛她觉得
歌唱比生活更重要。



呵，歌唱，——没来由的歌唱！
我感到心中有个东西正在思念。
让你的歌声跳跃
满溢在我的心间，升起，沉落！

呵！但愿我是你，是我自己！
拥有你这份无意识的欢畅，
拥有你的无意识！哦，天空！
哦，田野，果园！哦，歌声！知识

把一个人压垮了，而生命如此短暂！
笔直地进入我吧！你的幽灵
构成我的灵魂——让它如此明亮！
然后，带上我，离去！

1914～1915

突然，一只手

突然，隐身的作祟者伸出一只手，
在夜和我的睡眠的褶皱间
摇动我，我惊醒，在无人看管的
深夜里看清了，它没有脸而且一动不动。

我陷入古老的恐惧，它深藏在万物内部，
尚未埋葬，仿佛从帝王的御座
走下来，断言它是我的君王，
没有命令，没有恫吓，没有辱骂。

而我能感觉到我的生命——我是怎样
被那只夜的手在一根无意识的弦上
粗暴地拧紧，被它牢牢控制。

我感到我谁都不是，只是我无法看见的



一张脸的投影，活在它的阴影中，
当黑暗变冷，活在虚无中。

1917. 3. 14

呵，苦闷

呵，苦闷，卑贱的狂热，绝望于
不能用呼喊的音调，表白
我自己，不能用最后的，苦涩的呼喊
让我枯竭的心流血！

我言说——我的话不过是一个声音：
我就是——受苦。
呵，从音乐提炼出神秘，它的
喊叫的音调！

呵！狂怒——痛苦徒然地叫喊，
因为这叫喊太用力
抵达了从空中返回的死寂，
在深深的夜里，那儿是一片虚无！

1920. 1. 15



圣 诞

一个上帝诞生。余下的死去。本体
尚未到来也不曾离去：一次错误的转换。
如今我们有了另一种永恒，
但总是消亡的那个更好。

茫然啊，科学正在滥用这无用的星球。
疯狂啊，信仰正复活信徒的梦。
一个新的上帝只是一个词——或仅仅一种声音。
别寻找，别相信：一切只是玄妙的法术。

1922

李尔星来了

这昏暗的行星，多不吉利，它尊崇着
什么。它那无法取消的钟声
充满不幸，忧愁，寂寥。凝视着
太空，八个毛骨悚然的月亮。

这是一个诗人，怀抱着阿波罗
却受雇于撒旦。铅做的手
朝向他高贵而苦恼的心灵抬起，
抬起，与它紧紧纠缠——那流血的，破旧的心灵。

那八个狂热的月亮——没用，
因为那三重环带意味着
寂寥，失败，愁苦！

在无尽的夜晚一条小路漂流，



邪恶之美的痕迹：它
就是那超越上帝的月亮，冰冷，寂寂无闻。

1924

浓云围困

浓云用狂妄的
黑色紫袍围住
西方整个的底座。

万物倚靠着夜。
冻坏的天空一片澄澈。
没有破碎的雨。

我不明白，我从这
缺席的雨和晴朗的夜色
得到的是痛苦还是欣悦。

但我认识并且一直就认识
虚无。我的灵魂是那个
离去的精灵的现存的影子。



我全部的情感只是一片蹄印。
只有我的思想能理会……
黑夜正与群星一起变冷。

1929. 5. 1

我把有边界的灵魂留给

我把有边界的灵魂留给
瞎子和聋子。
因为我想要看见
世上的每一条道路。

从觉醒的高度
我冥想大地与天空——
我天真地凝望：
我看到的一切全不属于我。

但我如此机警地看，
在它们中传播我自己，
以至每个思想突然间将我
变成别的东西。



而当事物变成存在的
碎片,被驱散,
我把灵魂劈成碎片,
让它们变成形形色色的人。

而如果用新鲜的一瞥
看见我自己的灵魂,
我就会问它是否能提供什么
机会,让我识别并且抓在手里。

啊,像陆地,大海或者巨型天空
一样繁多,那个
相信他属于自己的人已完全迷失。
我是许多人,不属于我自己。

因此,如果事物是宇宙
知识的碎片,
让我是我自己的裂片,
含糊,而且形形色色。

如果我看见的一切全相反,
我只是我的缺席,

那么如何让灵魂
在一个躯壳上终结？

因此我调和
我自己和上帝的造物：
上帝拥有一个千变万化的模型，
我，是更多的千变万化的模型。

因此我效仿上帝，
当他造好一切，
也从那儿拿走了
无限和统一。

1930. 8.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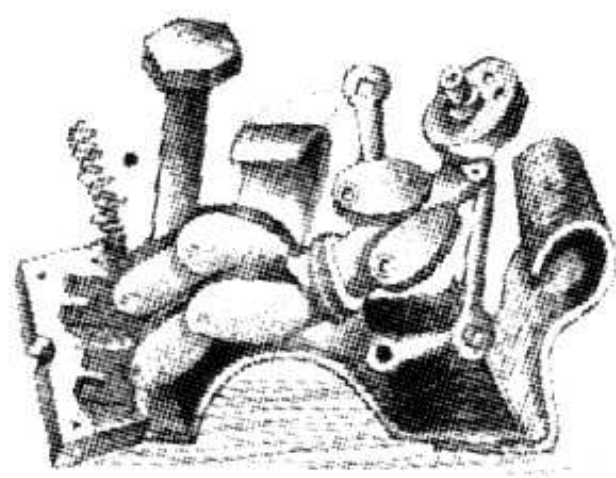
睡梦中我也警醒着

睡梦中我也警醒着……
让我入梦，请允许我……
冲着你快乐地微笑
这对我无足轻重。我渴望你
不是为爱情，是为了梦。

你安详的肉体扑灭了
我热切的凝望。
我的渴望悲痛交叠
我不愿把梦中的你
安置在我的怀中。

睡，睡，睡，
冲着你的微笑发呆……
我如此专注地梦着你

这梦如此心醉神迷
我梦想着，不带感情。





她的生命令人吃惊

她的生命令人吃惊。
高高大大，一块淡色的金子。
露骨地想要看到
她半熟的躯体进入完美。

她高耸的乳房会像两座
山丘（在她躺下的时候）
不用朝霞
就已透出曙光。

她白皙的手放下，
宽宽的一拃，轻轻
叉着腰——她的身体
在衣衫下美妙地膨胀。

她像一只小船那样诱人。
她的某些部位已经萌芽。
主啊！何时我才能上船？
饥饿！何时我才能吞咽？

1930. 9. 10



树叶哗哗笑

树叶哗哗笑，
因为风在那儿，
如果我盯着你你也盯着
我，谁会
先笑？先笑的应该大笑。

大笑，又突然盯着
不是为了盯着，
在叶簇中可以感觉到
轻风走开时的一阵喧哗。
一切都是轻风和伪装。

长久地凝望着一个
没有任何人在凝望的地方——但目光已经收回；
而我们两个站着说话，

像平常一样，站得笔直。
这是终结还是开始？

1930. 11. 27



不,什么也别说

不,什么也别说!
去想像你隐藏的
嘴巴,它要倾吐的
正是现在应该听到的——

当然,应该听到的
比你可能会说的要动听。
你还没有透露
你的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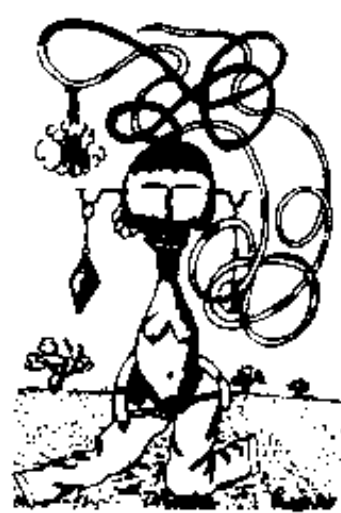
你比你好。
什么也别说:就这样吧!
优雅的裸体——
在视线之外,但我们看得见。

1931. 2. 5~2. 6

收割庄稼的妇人

可是，不，她是茫然的，是气流翱翔的
天空里的声音之鸟，
她的灵魂毫无负担地歌唱，
因为那歌曲让她情难自禁。

1932



黑暗中，风在肆虐

黑暗中，风在肆虐——
持续的巨响。
我根本不为它操心，
除非它永不停息。

灵魂，仿佛包容着
一种黑暗，那里边
一种因为试图理解而造成的疯癫
正在变硬，爆炸。

风在黑暗中猛力咆哮——
它不可能自由地展开。
我的思绪——我已与它相遇
就如风与天空汇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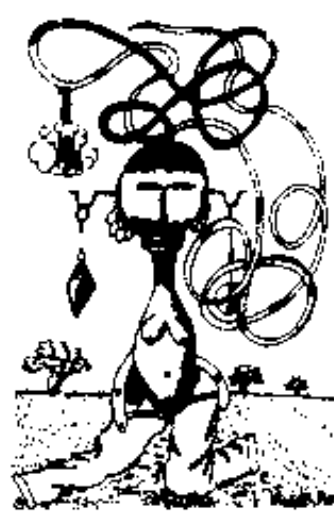
1932. 5. 23

呵，圣者，为何你

呵，圣者，为何你对我的生活
白费口舌？
为何我虚幻的开始必须戴上
这顶荆冠——关于世界的真理？

从前我够聪明，无忧无虑，
当天色将晚，听着母牛回家，
农庄肃穆又原始。
如今，我已变成真理的奴隶，
苦于拥有真理便是我的一切。
我是流亡者，死了，又活着。

我祈求知识的日子该遭诅咒！
那获得知识的日子更该诅咒——都是为了你！
现在，我早年的无意识在哪儿？



是哪种意识,像一副纸牌,一直藏着?
现在,我通晓一切却只留下悲叹……
圣者,为何不把我真心祈求的给我?
我认识了真理,起码是关于生命真相的真理。
如果我知道得更少,没准早已取悦了上帝!

1932

我知道，惟有我知道

我知道，惟有我知道，
这颗没有信仰，没有
定律，没有音乐又没有思想
的心，受到了多少伤害。

只有我，只有我，
对此我无话可说
因为感觉就像天空——
被看见，又无物可看。

1932. 8. 10



她走过来，风韵迷人

她走过来，风韵迷人——步子
不慌不忙——还带着微笑——
而我，用大脑感受的人
做出——烂熟于心的——诗的酬谢。

我不曾在诗中谈论过
这个姑娘，她正转过
那条大街的拐角
——那正是永恒之角。

我在诗中谈论大海，
波浪和悲伤是我的主题。
重新阅读帮我唤醒了
冷酷的街角——或者海水。

1932. 8. 14

呵，一切都是象征

呵，一切都是象征和模拟！
移动的风，将要冻结的夜，
比起夜和风又是另外的东西——
生命的影子，变幻的心灵的影子。

我们所见的一切都是别的东西。
巨浪，所有汹涌的大潮，
是别的潮汐——诱人的大海——
的回声——惟有在海洋中世界才是真实的。

我们拥有的一切不过是遗忘。
寒冷的夜，席卷的风——
这些是手的阴影，这些手势是
幻影，这幻影是这个幻影的母亲。

1932. 11. 9



我看见小船在动

我看见小船在海上动。
那些帆，就像船的翅膀，
让我心中产生了模糊的欲念——
成为从前的我，却不知从前的我是个什么。
于是一切都来复苏我那本源的自我，
它复苏了，此刻的我却在我身上疼了起来。

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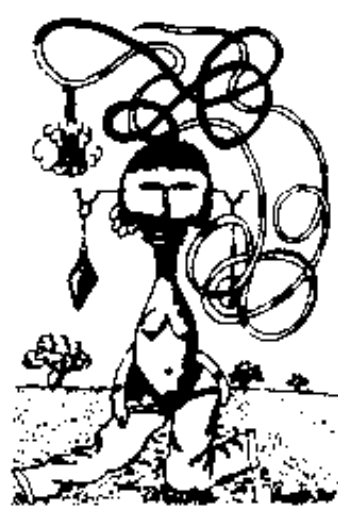
徘徊在青草上

徘徊在青草上
在月光和月光中间。
一切都是气味和森林。
感觉就像某人在经过。

经过，轻轻地践踏
那月亮从未提到过的土地，
轻盈的步履，
有着苍白的抑制。

是小妖精，小矮人，小仙女，
这些无法辨识的东西？
我记得：那儿什么都没有。
我摸索着，渴望能相信。

1933. 9. 5



我在审视无法看见的事物

我在审视无法看见的事物。
天就要黑了，
我所渴望的一切
受阻于墙壁。

天空巨大；
我能感觉到上方的树木；
现在，随便一阵风，
树叶都会颤动。

一切都在彼岸——
一切，包括我的思想，都在那边。
没有一根晃动的树枝
能将天空变得渺小。

我的睡眠和我的生命
融合。我毫无
感觉；也不悲哀。
但我终究是一个悲哀的东西。

1933. 9. 7



纵然谁都没有

纵然谁都没有，如果
在我脸上 能有
清洁的光，而那些树
也能短暂地拥有它，

我就会拥有欢乐，那种
事物从外边抓到的欢乐。
但欢乐属于时光，它
正离开冷却的太阳。

对我来说，这件事情
比我的生命更有意义——
那就是远远地占有生命
它正是送走的太阳！

1933. 9. 16

我睡去。又醒着——

我睡去。又醒着——如果我梦过，
我已不知道梦中出现过什么。
我睡去——如果无梦，我醒来
在一片空地面前，敞开，
陌生，因为醒来后遇见的
我还不认识。
最好是既未做梦也不是无梦而且
永不醒来，没有终结。

1933. 9. 19



在下雨

在下雨。一片寂静，因为雨除了
安宁的声音再不造出别的声音。

在下雨。天已睡去。这时灵魂已被
无知而多情的摸索夺去。

在下雨。我的本质(我所是的那个人)已被我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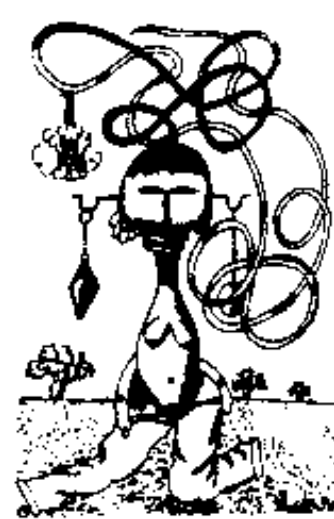
雨是如此宁静，仿佛融进了
(那并非用云朵制造的)大气，
仿佛不是雨，只是一阵低语，
在低语中变得模糊。

在下雨。一切都不发光。

没有风在翱翔。也感觉不到
有天空。天在下雨，遥远，不确定，
就像确定的事物没准是个谎言，

就像某种被渴望的伟大事物在对我们撒谎。
在下雨。什么都不能让我激动。

1933. 10. 2



大神秘栖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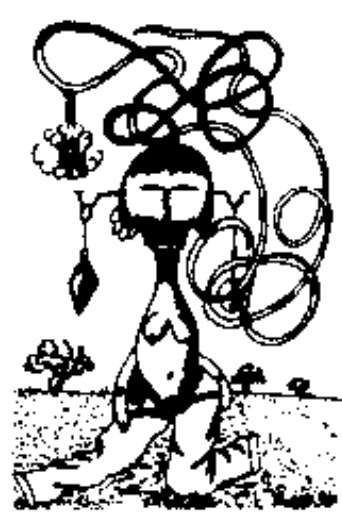
大神秘栖息在
我生命的门槛上，
贪心的大麻雀在门槛上
跳跃，坐下，密切监视着
我最近的彷徨。

阴间挤满了这样的鸟，
梦中也都是它们。我敢
发出声音，并且猜想它的来历？
我灵魂的大动乱，这
门槛——我的灵魂此刻就在那儿。

然后我从梦的神秘中醒来
为光亮而欢欣——直到天光
大亮而对我来说那盯着门槛的

哀愁的恐怖令人惊骇，
每走一步都是十字路口。

1933. 10. 2



风，在高高的空间里

风，在高高的空间里，
让我更孤单——现在我不
悲叹，由它去悲叹。

这深邃的声音是抽象的，
来自不可捉摸的世界尽头。
它的意味深不可测。

告诉我那里边一切皆是空幻，
美德不是一面盾牌，而那
最好的 是多么想变成寂静。

1933. 12. 27

如此这般

他们说写的一切
矫饰又撒谎。不是这么回事。
我不过是让感觉
受想像支配。
从未使用什么心弦。

我梦想或丧失的一切，
我无法拥有或不再感兴趣的一切，
就像一块台地，凝视着
比它更高渺的事物。
那引诱我的事物。

于是，我写作，凝神于
事物的核心，而不是信笺涂鸦，
我摆脱了自身的混乱，



从来没有为它操过心。
感觉如何？让读者去感受吧！

1933

窥 孔

在我晦暗的间歇里
我的里面空无一人
只有无处不在的
雾霭和墙壁，

如果我从潜藏之处
迅速抬眼，
看见遥远的地平线
携带漂流的朝阳和落日

我就会苏醒，活过来，领悟到
就连我遗忘的外部世界
也只是一个假象。
我不再向往或追寻别的什么。
我向它交出我的心。

1934



在巨大的彷徨中

在坚信和疑拒之间的
巨大的彷徨中
人心不停地摆动
满载无用的知识；

由于没抓住要点
连常识都搞不清楚，
它只领会了一秒
此刻的领悟才是信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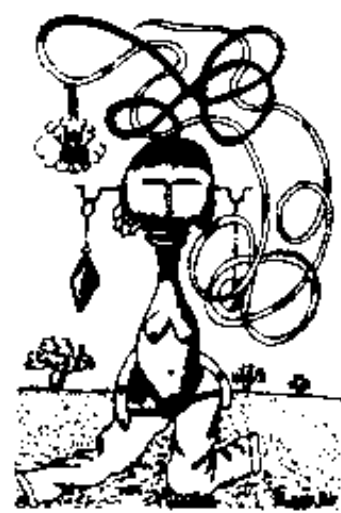
是众星领悟的信条
因为它是紧缠在万物
织成的蛛网上的蜘蛛：
是万物涌现之前的生命。

1934. 5. 5

有过那么一霎

有过那么一霎
你把手
放在了
(我相信这个动作
比任何念头
都更辛苦)
我的衣袖上。又抽了
回去。我感觉到了
还是毫无感觉？

不知道。但记得
并依然感觉到
一种记忆，
坚固，而且有形，
就在你的手触碰到



地方，它提供了
含义——是那种
无法了解的含义——
又如此温柔……
我知道，全都是虚幻。
在生活的道路上，
有些事情——很多事情——
是无法了解的。

不管我是否知道，
当我感到你的手
放在我衣袖上
那个地方，
有那么一点，一点，
触动了我的心，
难道空气里不会
涌现新的诗篇？

你似乎
无意中
触动了
我的内心，为了说出

一种神秘，
猝然，玄妙，
不曾觉察，
就已发生。

于是枝头的
轻风说着
一件含糊
又快乐的事情
却不知道因为什么。

1934. 5. 9



停止歌唱！

停止你的歌唱！
停下，因为我听见
你的歌声中还夹杂着
另一种声音
进入（仿佛如此）
魔力的
间隙，温柔又强大，
被你的歌带到
我们身边。

听见你同时
又听见
它，不同寻常——
两者合着拍子歌唱。
而那旋律

——如果现在也像
过去一样不真实，那我就要把它唤醒——
让人潸然泪下。

那是你从前的声音
一种魅惑
难道它不情愿
在那一刻
暧昧地唤醒
某种生命（对我们
来说它是陌生的，
对着我们 说话）？

谁知道？不，别再
歌唱！让我听听
何种寂静
在你歌唱之后
还敢 冒昧地碰运气。

啊，没有，没有！
除了感觉到的一个声音
包含在它里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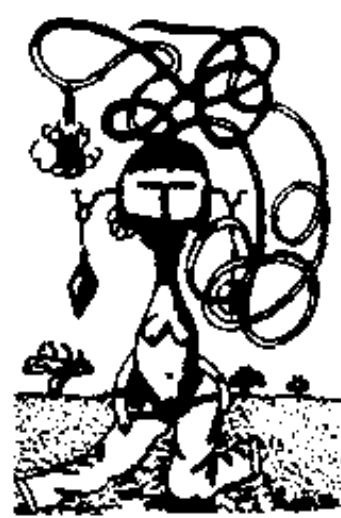
只有已经听到的
和努力要听到的
伴唱。

当你提高了
歌喉，怎样的天使
——你都不认识——
在下边挥手，抓住
灵魂在它上边
漫游的大地，
用他的翅膀拍打
无名壁炉上的
余烬？

别再歌唱！现在
务必安静，
用睡眠来清除
你听见
又没有听懂的
声音的记忆

对我来说它已
丧失,无法听见。

1934. 5. 9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身陷遗忘的地方，
我们只是此刻的我们的投影，
我们在幽灵们身上做出的姿势，
我们寄居其中的姿势
不过是惊跳和鬼脸。

一切都在暗夜中，愁云密布，
在我们当中，有的只是：
拉得长长的，精细分割的
雾蒙蒙的光，照耀着却无法接近
这样的凝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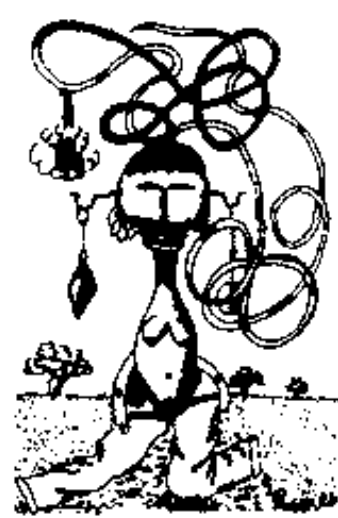
但我们中的这一位或那一位，某一瞬
仔细凝视，没准会在阴影
和它的运动中看到某种东西，

在另一个世界，它是由
那让他活命的姿势制造的。

他来到这儿，直面那已经复原的
东西的含义，一边做着鬼脸，
他驱动自己的身体出发，
他早就靠想像明白了
一瞥之中的直觉。

被渴慕的身体的影子，
将答案集中在鞋带上，
用它系住那把它扔在一边的
神奇的真理，热切，无常，
在时间和空间的荒野上。

1934. 5. 9



死寂的下午剩余的金色

死寂的下午剩余的金色——
这无处藏身的黄昏的金屑
从我的门外溜达过去
不会停留——

寂静中，依然被森林绿色尽头的金子
触摸着，我看见了
记忆。那时你是往昔的美人
对我来说现在还是……

但你不在那儿，你的记忆在
你的样子，谁都不像。
当你轻风般降临，我在战栗
哀叹着某种美好的……

我已失去了你。我从未拥有你。光阴
安慰着我的悲痛，
为了在我记忆犹新的生命中留下力量
去感受爱情，

但爱情却只造成恐惧，
一次欺骗一场徒然的围猎，
这样一个欲念含混的黑夜
不会有它的早晨。



天 将 亮

天色开始转向黎明——
在依稀有点黑暗
却不再更黑的暗夜里，
黑色的天空开始变，
抹上一层冷色调，
黑色正变得稀薄。

现在黑色已变成蓝灰色，
向外喷，模模糊糊，在东方
昏睡的地方漂流，
它的酣睡，无形，
一阵无风的寒冷一动不动，
听得见，却难以看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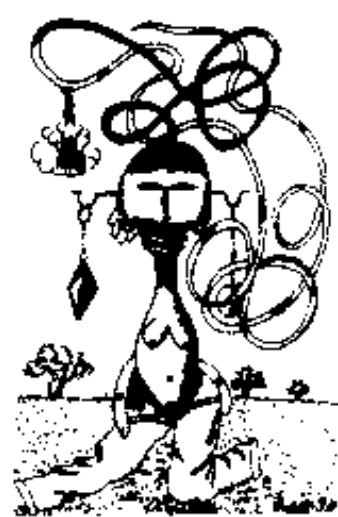
而我，几乎彻夜

未眠，也没感觉到黑夜与寒气
或黎明的大潮从那
虚空的孤独中到来。
心灵的朦胧含糊，
还有它的虚空，我感受到的只是这个。

日子徒然地转向拂晓，
朝着那辗转难眠的人，他从来
就不是为了在内心弄清事物
才被造出来；
他活着就是拒绝，
他爱着，却不拥有。

徒然啊，徒然，天空
通过绿色灰暗地把自己
变成蔚蓝。我的灵魂感觉到的
到底是什么？不是
那个，不，甚至不是我，
在暗夜中，它很快就会无影无踪。

1935. 7. 23



你的眼神变得悲哀

你的眼神变得悲哀。你根本没在听
我说了些什么。

你的双眼打盹，做梦，渐渐消失。
没在听。我却唠叨个不停。

我在说我听来的事情，由于冷漠的
悲哀，一直都是这样……

我猜你从来就没留意我说过什么，
所以你总是走神。

蓦地，心不在焉地
一瞥，你看着我，依旧
无限遥远，
脸上露出了微笑。

我继续说着。你也
继续听——你是在听
你自己的思绪，
微笑几乎不见了，

直到将下午剩余的
光阴消磨殆尽，
你那无用的微笑
也悄悄地合上了。

1935. 10.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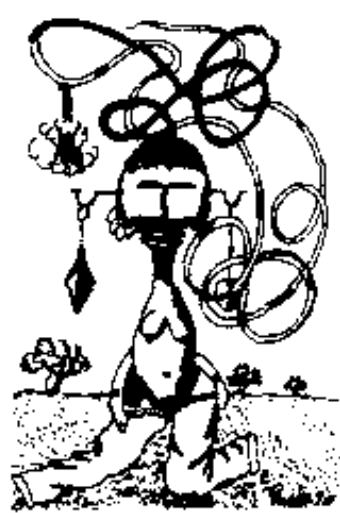


有些疾病

还有一些疾病，比疾病更坏，
那没有痛在灵魂深处的疼痛
比别的疼痛更加疼痛。
有些梦幻的苦闷比生活带给我们的苦闷
更加真实，有些感受
只在想像中才能触及，
比我们的生活更加属于我们。
有一种事物如此频繁地不存在，
又存在，迟疑地存在
迟疑地 属于我们，成为我们……
在大河混浊的碧绿上边
是鸥鸟们白色的长长的音调……
而在灵魂上方是无用的振翼——
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同时又真的是万事万物。

多拿些酒来,因为生命只是乌有。

1935. 11. 19



在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墓畔

我们尚未见过我们深谋远虑充满智慧的教父的遗体。所以我们迁到祭坛边。这样我们就可以举起一个黄色的沉重的金属盘子，里边有庆典用的鲜美的肉，全身，没有破坏，……他手里拿一本仿羊皮的小书，那书是用金字写上去的，标题是T·，它是《圣经》之后我们最崇高的财富，它不会轻易地顺从世界的指责。

——法玛·弗拉特尼塔蒂斯·罗塞·克鲁西斯

1

当生命从这大睡中醒来，我们知道
我们是谁，以及它是什么——这堕落 恰好
进入躯体，这朝着黑夜的降落
封住了我们灵魂的边际和方向，——

我们将自己去看那被藏起来的
静止或流动的全部真理？一眼就认出它？
不：就连那自由的小精灵都不认识……
不是那创造了我们的上帝非得要它。不……

上帝是那属于另一个上帝的人，更伟大；
至上的亚当，也有他的堕落；
正像他曾是我们的创造者，他也
被创造，对他来说，真理已死……
他的心灵是深渊，不许他接近；
他的躯体在世界上，什么也不是。

2

但在起初，词语被禁锢
在这儿，当永恒的光——如今已被扑灭——
从混沌未开的生命的大地中被带出，喂养
阴影，而缺席的词语一片模糊。

而如果灵魂意识到她自己那跌跌
撞撞的形体不过是个影子，她就终于能看见，
这个世界的灿烂的词语，人类和基督，



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佩戴的完美的玫瑰。

而我们，天国门槛上的众神，
就能在上帝以外去寻找去获得
主的奥秘和意味深长的善；

最后，在基督的真血中被唤醒，
不仅仅摆脱此地，此刻的我们
也摆脱了世界的生育——他是为上帝而死。

3

呵，但在我们跌跌撞撞的地方，那睡着了了的
我们是不真实的；而真理——甚至说
最终我们会在某个梦中看见一切，
我们借着梦境看见它，以一种虚幻的方式。

影子寻找身体，如果我们靠近它，
又如何去感受它的和我们的真实？
挥动影子的手，我们这些影子又能触摸什么？
我们的触摸是不存在的，是空幻。

谁从这禁锢的灵魂提供自由和空旷？
我们看不到外边，我们听见了大厅那边的——
永恒。但那敞开的门如何来到这里？

他的假死一片寂静，那本放在他胸口的
合上的书向我们的目光泄露了，
我们的教父罗塞克鲁兹知道一切并保持缄默。

炼金术会社的信条和教义刺激了包括叶芝在内的许多艺术家的灵感。在 1614 年的《Fama Fraternitatis R. C》和随后的增补版问世之前，这种事情很少被人提到。据书中说，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生于 1378 年，后去近东和摩洛哥旅行，返回德国时带回了神秘的智慧，将其传授给三个——最后又发展到八个——门徒，后于一百〇六岁高龄去世。按规定该会社的信条应该保密 100 年。在教主逝世 120 年后，他隐蔽的坟墓被会社的一名成员发现。墓穴内有他的不坏之身和一些珍稀文献和信条。其他四散各地的会社成员又将地下灵堂封住，这样谁也不知道它位于何处了。佩索阿的诗歌以其特有的精确和开放性运用了这一神话。它是一部戏剧——信念和怀疑处于摇摆不定的自相矛盾中——浓缩于三章，每一章都是一首十四行诗。

阿 尔 贝 托 · 卡 埃 罗





《牧羊人》(选章)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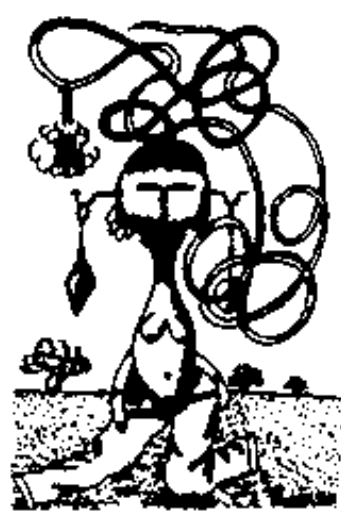
我从未照看过羊群，
却好像看护过它们。
我的灵魂像一个牧羊者，
熟悉风向，了解太阳，
与四个季节携手前进
去跟随去倾听。
悄无人迹的大自然的全部静谧
来到我身边坐下。
但我仍然像落日一样悲伤
因为我们的想像显露了它，
当一场寒流降临山谷遥远的一侧，
当你感到黑夜已经闯入

像一只蝴蝶穿过了一扇窗户。

但我的悲伤是平静的
因为它自然，正确
是必将出现在灵魂里的
当它正思索着，它就是存在的
而双手正摘下花朵，看都不看是哪一朵。

在一阵刺耳的牧铃声中
在比道路拐弯处还要远的地方，
我的思想是满足的。
只是，我很抱歉我知道它们心满意足，
因为，如果我不知道这一点，
它们就不会在满足的同时又陷入悲哀，
而是又欢快又满足。
思考是难受的，就像在雨中散步，
当风正升起，雨似乎要越下越大。

我无欲无念。
做个诗人在我便是毫无野心。
它是一种让我独处的方式。



而如果有时我渴望了，
为了想像的缘故，渴望成为一个牧童
(或成为一大群羊
为了漫山遍野地跑动，散开，
在同一时间里变成许多种快乐的生命)，
那只是因为我感受到了我对落日的描绘，
因为一朵云在光芒之上掠过它的手，
而一阵寂静穿过敞开的草原漫游。

每当我坐下来写诗，
或者，当我一边沿着道路或河道漫步，
一边在脑海的白纸上写诗，
我就感到手里正握着牧人的曲柄杖
看见了我自己的轮廓
就在山巅上，
倾听我的羊群，看守我的想像，
或倾听我的想像，看守我的羊群，
出神地微笑着仿佛一个人不明白
什么正被言说
又试图假装明白。

我向所有那些可能阅读我的人打招呼，

向他们脱下我的宽边帽，
他们看见我在我的门口
而公共车好不容易才抵达山巅，
我向他们打招呼，祝他们风和日丽，
享有雨水，当他们需要雨水的时候。

他们的屋子也许
就在一扇打开的窗户下边
也许他们就坐在
一把心爱的椅子上边，读着我的诗篇。
而当他们阅读我的诗篇，也许会想到
我是某种本性的事物——
比如，一棵老树
在它的浓阴里，那时他们还是孩子，
猛地坐下，厌倦了游戏，
用带条纹的罩衫的袖子
擦着滚烫的额头上的汗水。

5

丰裕的形而上学存在于全然的不思不想当中。



我欲何为 思考这个世界？
我该如何理解我思考的这个世界？
如果我不正常我就会琢磨它。

关于事物我拥有怎样的观念？
关于因和果我持有怎样的观点？
关于上帝和灵魂以及世界的造物
我有着怎样的冥想？
我不知道。对我而言，思考这些等于关闭我的眼睛
再不思考。等于给我的窗户画个
窗帘（但我的窗户没有窗帘）。

事物的神秘？我该如何了解神秘是什么？
惟一的神秘是那儿有个人他也许思考着神秘。
一个站在阳光中的人，闭上眼睛
开始忘记太阳是什么
同时想像许多炙热的东西。
但他睁开眼睛，看见太阳，
现在他再也不能想着任何东西，
因为阳光远比
所有哲人所有诗人的思想更有价值。
阳光不知道它在做什么

所以它不会堕入迷途，所以它平常，它不赖。

形而上学？那些树有什么形而上学？

那正在绿着，长出树冠和枝干

在它们的时辰里交出果实的树，——它们不是用来让我们
沉思的，

我们，不知如何去认知它们。

但还有什么形而上学比它们的更好

不知道它们为何活着

不知道它们的无知？

‘事物的内在结构’……

‘宇宙的内在奥义’……

都是假的，都意味着虚幻。

人们能想出那些名堂，简直不可思议。

那就像有人在早晨来临，带着一线曙光越过树林的边缘
一块模糊的灿烂的金子扫荡黑暗时
思考理性和终结一样。

思考事物的内在奥义

是浪费精力，就像思考健康

或把一块玻璃投入泉水当中。



事物惟一的内在含义
是它们没有任何内在含义。
我不相信上帝，因为我从未看见他。
如果他想让我信他，
他当然应该前来与我交谈，
应该走进我的大门，
对我说：我来了！

（也许那声音对某人的耳朵来说，
有点滑稽，他不知道观看事物意味着什么，
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在谈论事物时
只是谈论着从亲眼所见的事物那儿领会的一切。）

但如果上帝是花朵和树木，
是山峦，是太阳和月光，
那我就信他，
那我就每时每刻都信他，
我全部的生命就是一次祈祷，一次弥撒，
一次用看见和听见完成的圣餐仪式。

但如果上帝是树木，是花朵，

是山峦，月光和太阳，
为何我还要叫他上帝？
我叫他花朵，树木，山峦，太阳和月光；
因为，如果为了让我看见他，他把自己变成
太阳，月光，花朵，树木和山峦，
如果他化身树木，山峦
月光，太阳和花朵向我现形，
那是他想让我认识他
把他当做树木，山峦，花朵，月光和太阳。

因此我服从他
(关于上帝我怎么可能比他自己知道得更多?)，
我本能地服从他，
就像一个人睁开眼睛，看见了
我叫他月光，太阳，花朵，树木和山峦，
我爱他但不想着他，
我用凝望和谛听想着他，
在所有的时辰我与他同行。

7

从我的村庄我能看到那么多，就像人们从大地上能看到宇



宙……

所以我的村庄像任何别的星球一样大
因为我就是我看到的事物的尺度
而不是我自己身高的尺码……

城里的生活

比我的山巅之家的生活更加渺小。
在城里房屋关闭视野，把它锁起来了，
藏起地平线，将我们的视线从整个天空推开，
把我们缩小因为它们夺去了眼睛赐予我们的东西，
让我们变穷因为我们惟一的财富就是看。

13

轻盈地，轻盈地，异常轻盈地
一阵风，一阵异常轻盈的风，吹过
又溜走，依然是异常轻盈。
而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也没有知道的愿望。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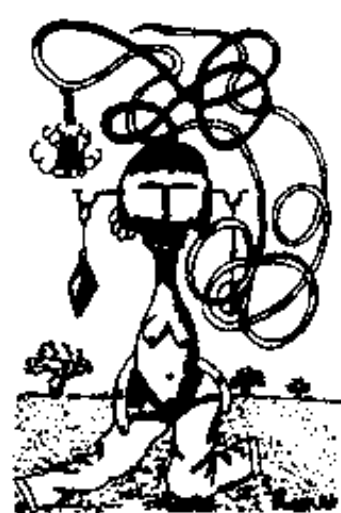
我不为诗韵发愁。很少会有
两棵并肩的树是均等的。
就像花朵拥有色彩，我沉思并写作，
但表达自我的技巧远远不够娴熟。
因为我缺乏变成万物的
神圣的质朴，徒具外表。

我注视着，感动着，
我感动是因为当土地倾斜，水开始流淌，
我的诗歌自然得就像一阵风在升起……

24

我们看见的事物才是事物。
为何我们只看见一个事物如果那儿还有别的？
为何看见和听见反而变成了自欺欺人
如果看见和听见真的是看见了，听见了？

最根本的是要善于看，



善于不带思辨地看，
当看着的时候真的能看见，
看的时候不去思考，
思考的时候不去看。

但做到这一点(可怜我们给自己的灵魂裹上了那么多的衣裳!)
要求一整套学习的课程，
一段学会忘却的学徒期
一种遁入自由的修道院的隐居
诗人说那儿群星就是永恒的修女
而花朵就是寂寞日子里的热情的悔罪者，
但说到底，星辰仅仅是星辰
花朵仅仅是花朵，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称它们为星星和花朵。

25

这孩子不停地从芦管里
吹出的肥皂泡
半透明地表达出一种完善的哲学。
明亮，无常，漫无目的，就像大自然，
像万物一样是眼睛的朋友，

它们就是它们自己
带着匀称而无形的精确性，
谁也不能，就连放飞它们的孩子也不能
谎称它们会比看上去更有含义。

在明亮的空气中有些东西简直难以看见。
就像微风，它经过并且显然触摸了花朵
我们也知道它在经过
那只是因为有些东西是用空气运送给我们
它更加透明地容纳了万物。

26

有时，在完美而明亮的日子，
当事物获得它们能够获得的全部真实性，
我停下来问自己
为什么我把美
归因于事物。

难道一朵花会莫名其妙地拥有美丽？
难道一颗果实会莫名其妙地存在着美丽？
不：它们拥有色彩和形状



它们存在,仅此而已。

美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的名字

是我把美给了事物,用来交换它们给予我的欣悦。

它什么也不象征。

那么为何我还要说这些事物是美的?

是的,纵然是只和生活待在一起的我,

也一样无形中卷入人们对于事物

对于简朴地存在的事物的谎言。

变成自身,除了可见之物什么也不去看,是多么困难!

30

他们就是想让我有个神秘主义,好吧,我有一个。

我是神秘的,但只限于我的身体。

我的灵魂是单纯的,从不思考。

我的神秘主义不是试图去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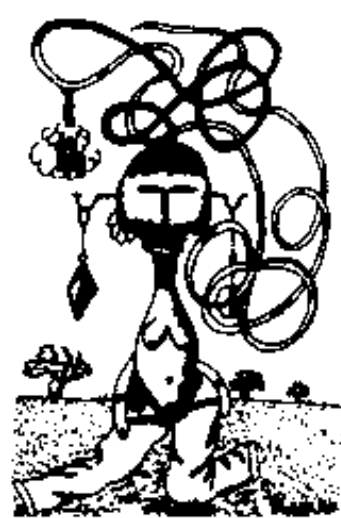
是为了去生活而不是去思考它。

我不知自然为何物:我歌颂她。

我住在山顶
在一间孤零零的石灰刷白的屋里，
这是我的限定。

44

夜里我突然醒来
我的钟表正在占据整个黑夜。
我无法感受户外的自然。
我的屋子是一个围着模糊的白墙的隐晦的东西。
外边惟有寂静，仿佛什么也不存在。
惟有钟表继续喀哒作响。
这个放在我桌上的嵌着齿轮的小东西
窒息了大地和天空的全部存在。
为了思考它象征着什么，我几乎丧失了自我。
但我稍做停顿，便感觉到我自己在暗夜中挂在嘴角的微笑，
因为我的钟表——当它用它的渺小填满了庞大的夜
它所象征或意味的惟一事物
就是那填满了巨大的夜的奇异的知觉
用它的渺小……



47

一个过分晴朗的日子，
是那种你希望已经干完了一大堆工作
在那天什么也不用干的日子，
我看见，像前边林中的一条路，
那也许是个大神秘的东西，
那假诗人空谈过的伟大奥秘。

我看见没有自然，
自然并不存在，
惟有群山，峡谷，旷原，
惟有树木，花朵，青草，
惟有小溪和石头，
但没有一个统摄这一切的整体，
以至任何真正的联系，
都只是我们病态的想像。
自然只是局部，整体并不存在。
也许这才是他们念叨的神秘。

我认清了，这个没有思想

甚至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的东西，一定是真理，
大家动身去寻找却没有找到，
我独自一人，因为我根本不想去找它，却找到了。

49

我让自己待在屋里，关上窗户。
他们带来灯盏，向我道过晚安。
我也用满意的声音向他们道晚安。
哦 我的生活也许应该就是如此：
白天阳光灿烂，或者下点儿小雨，
或者风暴骤起，仿佛世界到了末日，
夜晚充满温情，人群走过，
好奇地从窗口张望，
最后的友善的一瞥投向寂静的树木，
然后，关窗，点灯，
什么也不读，什么也不想，也不睡，
只是感受生命溢过我恰如小溪漫过河床，
而在外边，巨大的寂静就像一个熟睡的神。



《恋爱中的牧羊人》(节选)

高空,春月在走。

我想念你,在我心中,已经完全拿定了主意。

来了,一阵轻风穿过开阔的草地,奔向我。

我想念你,默念你的芳名。我已经不复是我,仅仅是,快乐。

明天你会来,你会与我同行,去采草地上的鲜花。

我将陪伴你穿过草地,看着你采花。

现在我就能看见明天你和我在草地上采花,

因为,当你明天到来和我一同穿过草地去采花,

对我来说那将是愉快和真理。

1914. 7. 6

水在汨汨地流

我把水端到嘴边，水汨汨地流在下巴上……
一个没在喝水的人对我说，“声音真好听。”
我笑了。这仅仅是一阵咕咕的声音。
我喝着水，一点也听不见喉咙里的声音。

1918. 5. 29



如果我死后

如果，我死后他们要给我写传记，
那太好办了。
我只有两个日期——生日和死日。
其间的所有日子构成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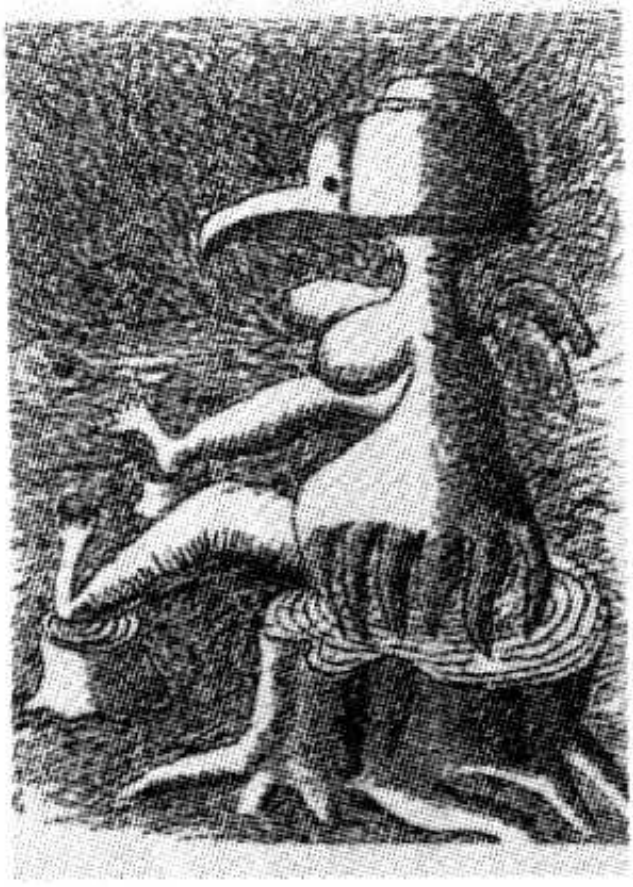
我是很好描绘的。
我活得像疯子。
我热爱事物，没有一点感伤。
我从未有过不能满足的欲望，因为我从不趋于盲目。
对我来说，听见永远比不上同时也看见。
我明白事物是真实的，一切都彼此相异；
我用眼睛明白这一点，从来不靠思想。
用思想去理解最终必然发现它们毫无分别。

有一天，我像个孩子那样犯困。

我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顺便说一句,我是仅有的本性诗人。



里 卡 多 · 雷 耶 斯





大师，宁静

大师，我们荒废的
全部时光
是宁静的，如果我们
在这荒废的光阴中，
就像在瓶中
放进了鲜花。

在我们的生命中
没有忧愁
也没有欢乐。
所以让我们学习
没有思想的方式，
不是为了实践它，
而是为了跟随它，

镇定，宁静，
让孩子们
做我们的老师
让我们的双眼
被自然填满。

在小溪边，
在道路旁，
它降临了——
总是那样
摆脱了存在
进入轻松的休息。

光阴流逝，
对我们无可奉告。
我们变老。
让我们学会，好像有点儿
虚情假意，
学会目睹我们离开。

做什么手势，
根本就不值得。



那残酷的神
不停地吞噬
他亲生的孩子们，
从来没有遇到抵抗。

让我们摘下花朵，
让我们轻轻地
将双手
浸入安详的溪水，
那样我们也许就能学会
像它一样安详。

向日葵不停地
凝视太阳，
让我们平静地
走出生活，甚至没有
曾经活过的
悔恨。

1914. 6. 12

用玫瑰为我加冕

用玫瑰为我加冕，
真的用玫瑰
为我加冕——
那在燃烧的额头
焚毁的玫瑰
这么快就耗尽了！
用玫瑰为我加冕
用那转瞬即朽的叶饰。
够了。

1914. 6. 12



阿波罗的战车

阿波罗的战车向前疾驶
不见了。扬起的尘埃
留在后边，地平线上满是
稀薄的烟霭。

潘神静静的长笛在懒散的大气中
吐出清晰的音乐
给垂死而仁慈的日子
注入悲伤。

多情，朝气蓬勃，待嫁且悲伤
姑娘，焦干的农地上的割草者，
你留在这里，聆听（你的双脚
越来越吃力）

潘神留在那风儿渐渐猛烈的
空气里的远古长笛，
我知道你正思念那个海中诞生的
透明的女神，

而波浪在远方掀动，
在波浪中你疲倦的身子在摸索
微笑，而那长笛还在啜泣
苍白地哀痛着。

1914. 6. 12



阿童尼花园里的玫瑰

阿童尼花园里的玫瑰
是我所热爱的，莉迪娅，那些来去匆匆的玫瑰
就在那一天它们诞生，
又在那一天，死灭。

对它们来说光明是不朽的，因为它们
在太阳初升后诞生，在阿波罗
离开看得见的路程
之前沉没。

让我们把一生当做一天，像它们一样，
莉迪娅，浑然不知
我们活过的刹那，
前后皆是暗夜。

1914. 7. 11

众神不赞成

众神不赞成生命太复杂。

让我们拒绝那会把我们举进

窒闷，永恒，但是没有鲜花的
塔尖的一切。

让我们仅仅懂得获得认可的科学

像血液在我们的源头悸动得一样长久

同样的爱在我们中间

不会枯萎，持续着

就像窗玻璃，可以透光

让悲哀的雨水自由地滴下，

当火热的太阳正好有点冷却，

反射一点进来。

1914. 7. 17



远古的旋律

远古的旋律属于那些赤脚的仙女

宁芙的旋律，重复的叠句，

当她们在树丛的浓阴里

踏响了舞曲，

记住，你们，去跳吧，在大海的泡沫

留下了黑渍的白色海岸；你们，还是些

孩子

正在治病却没有

痊愈，令人振奋地

复活了圆舞，这时阿波罗弯下腰，

像一根高高的树枝，为那忧郁的曲线镀金，

而四季不息的大潮

奔腾，涌动，退走。

1914. 8. 9

基督，我不会恨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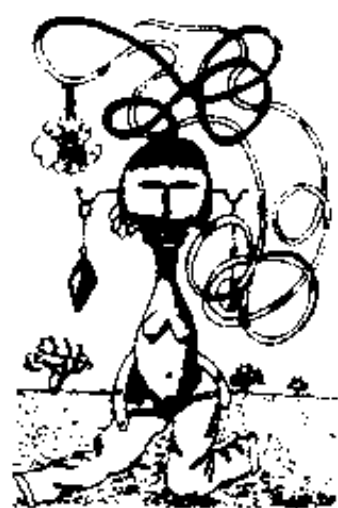
基督，我不会恨你，我也不寻觅你。我坚信你
犹如坚信别的神，你的长辈。

我不认为你比他们更强或者
更差，只不过比他们更新。

是的，我憎恨，悄悄地憎恶人们
在其他众神——你的对手——之上寻找你。

我在你的领地寻求你，那儿不比
他们更高，也不更低，仅仅是你自己。

可悲的神，也许命该如此，因为没有谁
像你一样：你是万神殿里多出的一个，一点也不比他们
更强，也不更纯洁：因为所有的人
站在众神一边，将你排除在外。



小心,基督的惟一崇拜者:生命
是多重的,所有的日子都和其他的日子有别,
正因为这多重性我们才会
在融入现实后却又孤孤单单。

1916. 10. 9

丰饶的乡村上空掠过了庄严的白云

丰饶的乡村上空掠过了庄严的
白云，徒然，流浪，
在一个黑色的瞬间，它从田野中
扬起一阵凉风。

迟钝的想像高高地飞在我的灵魂里，
涂黑了我的心灵，但我已经开始求助于
——就像田野求助于自身——白昼的
不完善的生命。

1927. 5. 31



在辽阔的白昼连声音都闪亮

在辽阔的白昼连声音都闪亮。

他们徘徊在昏睡的宽敞的田野。

静静的微风沙沙作响。

我曾经渴望像声音一样，与事物相邻

而不是变成事物，一个长出了翅膀的因果
将现实带到远方。

风 很 静

风很静

轻轻越过荒废的田野。

它好像

是那种……青草由于自身的惊恐

而战栗，而不是由于风。

尽管这温和的，高处的云

在动，但仿佛

是大地在飞快地旋转而云朵只是经过，

由于了不起的高度，走得那么慢。

在这宽广的寂静中

我可以忘记一切——

甚至我难以取消的生命

在我承认的事物里也无处容身。

我的光阴，它虚幻的旅程将用这种方式



品尝真理和现实。

1932. 2. 27

我与真相贴在一起

我与真相贴在一起。正好是我感觉的，我思考的。

词语 是观念。

溪流奔走，沙沙响——但它并没有经过，

是我们在流淌，而不是小溪。

我肯定早已受够了那样的诗歌：我的一切都是陌生的，

是某种我读得太多的东西。

1932. 6. 16



变得伟大,变得纯粹

让你的一切变得伟大,变得纯粹,一点也不
夸张,什么都不拒绝。
在万物中安然无恙。你将属于你的一切
注入到最渺小的事物中。
就像那 盈满的月亮 照耀着
四面八方,因为她住在天上。

1933. 2.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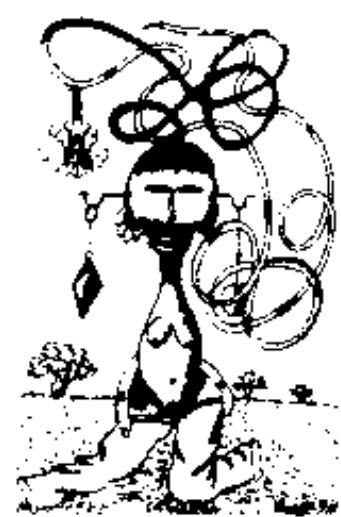
我 渴 望

我渴望——默默无闻，因默默
无闻而享有宁静，因宁静而成为
我自己——让这些填满我的日子，
我的渴望不会比这个更多。

那些惹上了财富的人——他们的肌肤
由于金色的疹子而发痒。
那些命运朝着他们哈气的人——
他们的生活正在败坏。

对那些把幸福当成太阳的人
来说，黑夜已经降临。
但对什么也不期望的人来说，
来到的一切全都可喜。

1933. 3. 2



无数人活在我们中间

无数人活在我们中间，
我思索或感觉却不知道
谁在思索，谁在感觉。
我只是一个停放
思索或感觉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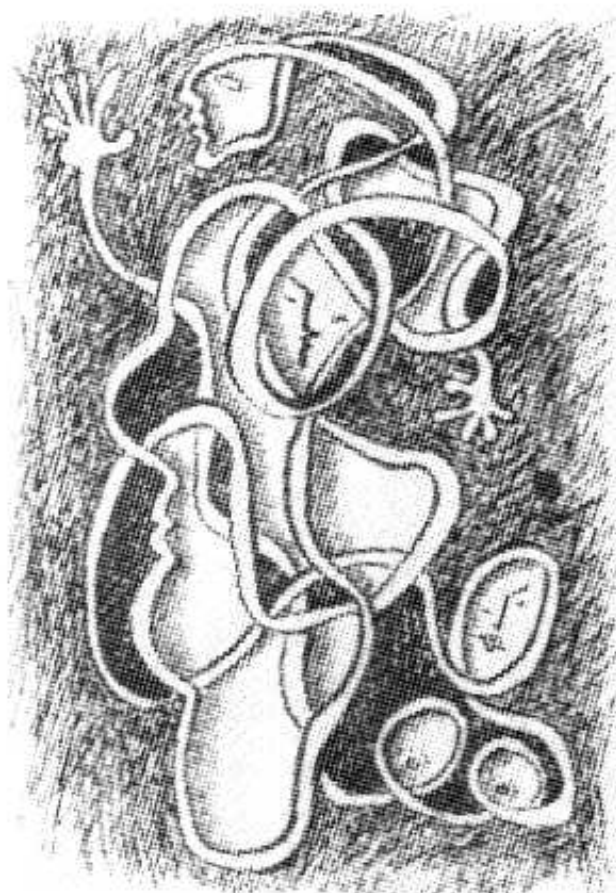
我有更多的灵魂，不止一个。
也有更多的“我”，多过我本人。
我还存在
对万物我都是中性的。
我让它们安静：而我开口。

混乱闯入
我感觉到或不曾感觉到的
在此刻的我身上争辩不休的事物。

无知无觉。它们并没有对我认识的那个我
口述过什么。而我记录。

1935. 11. 13

阿 尔 瓦 罗 · 德 · 坎 波 斯





《凯旋颂歌》(节选)

呵,要是能够像一辆摩托车那样尽情地表达自我!
要是能够像机器那样完美!
要是能够穿过凯旋的生命就像一辆最时髦的机动车!
至少让那一切渗透我的肉体,
撕开我,彻底暴露我自己,

让我归顺

所有的汽油、热能,所有那些巨大的、黑色的、人工的和贪得
无厌的
植物群的碳的香味!

嗨,大街! 嗨,广场! 嗨,人群!
每一个过客,每一个只看不买的顾客!
商贩们;流浪汉;夸夸其谈花枝招展的骗子;
一眼就能认出的高级俱乐部的会员;
衣衫褴褛犹豫不决的人;面无表情心满意足有家有室的男人

一切都是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就连那连在两个口袋之间
系在背心上的金表链也不例外！
每一个过客，所有路过和从未路过者！
卖弄风情的轻佻女子；
说着有趣的陈词滥调（天知道在说什么？）的
贵妇人，总是母亲和女儿，
带着这样那样的目的走在大街上；
而女里女气的有着造作的风雅的同性恋，也在缓缓地经过；
这些在街上溜达好让别人打量自己的优雅的人们，
毕竟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

（啊，我是多么乐意当上这些人的皮条客！）



烟草店

我是虚幻。

永远不会成为任何事物。

也不情愿成为任何事物。

靠这种距离,我已将世上所有的梦想聚在我身上。

我房间的窗户,

世上百万房间中的一间,谁也不认识他是谁。

(即使他们认识他,他们又能了解什么?)

你面对着那条人们不停地走过的大街的奥秘,

面对着一道所有思想都无法进入的大街,

真实,又不可能真实,确定,又只是古怪地确定,

在石头和生活下边有着事物的神秘,

有着将墙壁浸湿和带给人白发的死亡,

有着驱使所有的车辆冲进虚无大道的命运。

今天,我,被挫败,好像我曾经认识真理。
今天,我,异常清醒,好像我曾经打算去死
好像我和事物再也没有干系
除了一份告别辞,这间屋子,和变成了长长的一列火车车厢的
这一侧大街,一声分别的汽笛
在我脑海深处拉响,
当列车开走,我的四肢百骸大受震悚。

今天,我,非常困惑,就像一个思考过,寻找过,又忘掉了一切的人,
今天,我被隔离在我对大街那头的
烟草店(一个真实的外在的实体)和对全由梦幻组成的
感觉(一个真实的内心的事物)的忠诚之间。

我已完全失败。
因为我没能完成任何计划,也许它只是全然的虚幻。
他们给我的徒弟的名分——
我早已从屋子背后的窗口扔了出去。
我走向有着宏伟设计的乡村。
但那儿我只遇到草和树,
也有一些人但他们就像是多余的。
我离开窗户,坐到椅中。我会想起什么?



我真的知道我将成为什么，这个不知我为何物的我？
我想成为什么都能如愿？但我想了那么多！
有那么多人想着变成同一个东西但是不可能让那么多人
如愿！

做个天才吗？这个时刻
有十万个脑袋忙于梦见他们自己就是天才，像我一样，
而历史不屑一顾——谁知道？——哪怕只有一个，
什么也不会留下，除了肥料，这么多的未来的战利品。
不，我不相信我自己……

所有疯人院已经关满了病人，他们有着太多太多的确定性！
而我，根本就没有一个确定性，我是更确定还是更不确定？
不，我是不一致的……

在这个世界上，在多少小阁楼，或不是小阁楼的地方，
难道这一刻那些自诩为天才的家伙们没在做梦？

有多少极端的，高贵的，清醒的抱负——
不错，的确够极端，够高贵，也够清醒——
但谁知道是否能实现？——

它们将永远不见天日，永远不被人听见？
这世界是为那些生来就要征服它的人准备的，
而不是为了梦见他能征服它的人，即使没准他是对的。
我所梦见的远远多过拿破仑完成的。

我已往一个假设的胸腔里挤入了比基督更多的慈爱，
我已进入连康德都不曾提及的哲学的神秘。

但我是，也许会永远是小阁楼里的人，
即使我并不住在那儿；
我将永远是那个生来不是为了那样的人；
我将永远是一个有质量的人；
我将永远是等待着他们在没有门的墙脚为他打开一扇门
的人，
在鸡窝里唱着有关无限的歌谣，
在一个带盖儿的井里听见上帝的声音。
相信我自己？不，还是信赖虚无吧。
让自然将她的阳光，她的雨水倾泻到
我炽热的头颅上，让风抚摸我的头发，
而其他的东西也许会前来如果它乐意，也许被迫前来，也许
又不来。
患了心脏病的众星的奴隶，
我们还没起床就征服了整个世界；
但我们醒来而它是晦暗的，
我们起床而它是陌生的，
我们离开屋子而它是整个地球
加上太阳系，银河以及无限。



(吃点巧克力,小姑娘;
吃点巧克力!
看,除了巧克力,这世上没有什么形而上学。
看,所有的宗教训海都比不上糖果。
吃吧,脏兮兮的小姑娘,吃吧!
如果我能像你一样为着同样的真理去吃巧克力就好了!
但我一边沉思,一边剥开它的叶状锡纸,
我把它全扔到地板上,就像我已扔掉了生命。)

但起码,从那永远不会造成的痛苦,留下了
这些飞快书写的诗篇——
柱廊朝着不可能到达的地方动身。
但起码,我向自己口述了无泪的耻辱。
起码,我用高贵的姿态
把我这件脏衣服——而不是布头——扔进事物的进程
之中,
留在家里,连件衬衣都没穿。

(你,你安慰,你并不存在所以你能安慰,
你要么就是也许还活着却被人当做雕像的希腊女神,
要么是既高贵又邪恶的罗马妇人,

要么是行吟诗人的公主，最优雅最漂亮的美人，
或者是十八世纪的侯爵夫人，袒胸露肩却远不可及，
或者是某人父辈年代大名鼎鼎的高级娼妓，
或是什么摩登的玩意——我不甚清楚——
不论是哪个，如果能给我灵感，来吧！
我的心灵是一个打翻的水桶。
像乞求精灵的人们乞求精灵一样
我乞求自我，乞求与虚无相遇。
我走向窗户，看见了绝对清澈的大街：
我看见商店，我看见人行道，我看见流动的交通，
我看见穿衣服的活生生的人们，他们的道路交叉在一起，
我看见狗也活着，
它们全都重重地压在我身上像一个流放的判决，
而这一切都是陌生的，因为一切都很陌生。）

我生活过，钻研过，爱慕过，还信仰过，
而今没有一个乞丐不是我所羡慕的，就因为他不是我。
我观察着每个人的褴褛衣衫和溃疡以及虚伪，
于是我想：也许你们从未活过，钻研过，爱慕过，也没有信
仰过

（因为什么也没做就等于做了一切也是有可能的）；
也许你们几乎没有存在过，就像一条蜥蜴被斩断了尾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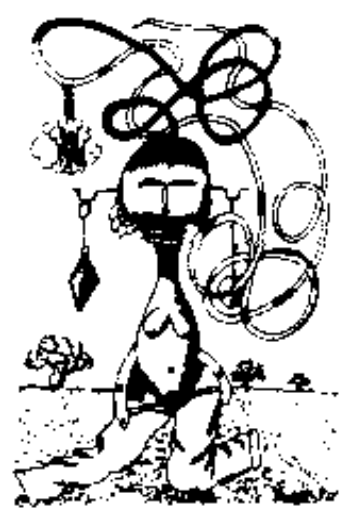
一条失去了蜥蜴的尾巴，蠕动着。
我已经了解我自己从前我没有这个判断力。
从前我能够了解自己但我没有去了解。
我穿上的幻想之衣是不合身的。
他们立刻认出了我，而那不是我，我没有揭穿这一谎言，于是丧失了自我。
我试着取下面具，
它已和我的脸难解难分。
当我摘下它，去镜中凝视我自己，
我已经步入毫厘。
我喝醉了，徒然地想要钻进我尚未脱掉的衣服。
我丢下面具去寄存处睡觉
像一条被容忍的狗得到了妥善安排
因为他是无害的
而我在这儿，正要写下这个故事，来证明我是无与伦比的。

我的无用之诗的和谐的精华，
但愿只有我能和你——我亲手创造的珍宝——相遇，
而不是永远面对着烟草店，
把对于生命的觉悟踩在脚下，
就像踩着把醉汉绊倒的地毯
或者吉卜赛人偷去的一文不值的擦鞋棕垫。

但那个烟草店之神已经走向大门站在门口。
我瞅着他，心神不宁地歪着脑袋，
据说灵魂也扭曲了，忐忑不安。
他将死去我也将死去。
他会留下商店招牌，我会留下诗。
而在某个时期那招牌会死去，我的诗也一样。

在某个阶段之后那悬挂过这个招牌的大街将要死去，
而语言已被写进诗歌。
再往后一切都在那儿发生的旋转的星球将要死灭。
在别的星系的卫星上某种像人的东西
将继续创造像诗歌和生活一样的东西
在那种像商店招牌的东西下边，
永远是一物与另一物对立，
永远是一件事像另一件一样无用，
永远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像发生的事情一样愚蠢，
永远是深处蔓延的神秘像表面昏睡的神秘一样确定，
永远是此事或永远是别的事或既非此又非彼。

但一个男子已经走进烟草店（去买烟草？）
巧舌如簧的现实突然降临于我。



我恢复了一半的精力，心悦诚服，通情达理，
下了决心去写这些诗篇，在诗中我说着矛盾。

在我谋篇构局之时，我点燃一根香烟，
我尝到了香烟释放的所有思想的滋味。
我追随这缕烟，它就像我自己的生命轨迹，
欣赏着，一个神经过敏的足够的瞬间，
从所有的沉思和醒悟
——醒悟到形而上学是不舒服的感觉引起的——中解脱
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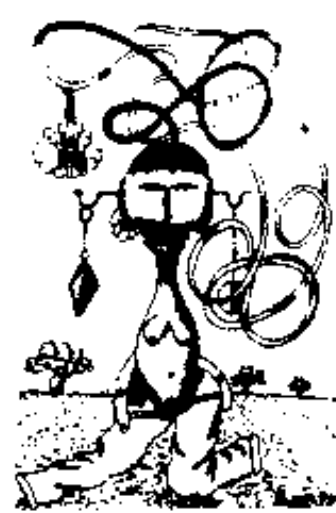
然后我陷入我的椅子
继续抽烟。
只要命运允许，我就继续抽烟。

(如果我娶了我的洗衣女工的女儿也许我会快乐。)
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我走到窗前。

那男子已经从烟草店里出来(一边把零钱放进裤子口袋?)
呵，我认识他；那是斯蒂夫，他不要形而上学。
(烟草店之神已经来到门口。)
好像凭着非凡的直觉史蒂夫转过身来，看见了我。

他向我挥手致意,我也向他喊着 Adeus ó Estêves,宇宙已
经在理想
和希望之外重塑了我,而那个烟草店之神露出了微笑。

1928. 1. 15



在恐惧之夜

在恐惧之夜，所有夜晚的自然本质，
在失眠之夜，我的所有夜晚的自然本质，
我记得，在翻来覆去的昏睡中醒来，
我记得我做过的以及也许做过的一切。
我记得，而一种怒火
传遍我的全身，就像身体的一阵寒冷或恐惧，
我的无法挽回的过去——这才是真正的死尸。
所有其他的死尸很可能只是幻觉。
所有的死者也许还在别的地方活着，
所有我过去的时光也许还在什么地方存在着，
在幻觉的时空中，
在消失的谎言中。

但从前我所不是的那个东西，我没做过的事情，我没有梦见
过的东西；

正是现在我才看清和我应该已经完成的，
正是现在我才清楚地看见和我应该已经成为的——
这是那个超越所有上帝的已死的东西，
这——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好的部分——甚至不是上帝赋予
生命的……

如果在某个确定的地点
我转向左边而非右边；
如果在某个确定的时刻
我说了是而非否，或说了否而非是；
如果在某次交谈中
我忽然想出一个现在要在昏睡中仔细推敲的句子——
如果事情一直是这样，
今天我就会截然不同，也许整个宇宙
会在昏迷不醒中被复活成另一个样子。

但我没有踏上那不可挽回地失去的方向，
没走那条路，想都没想过，只是现在才看见它；
但我从未说过“是”或“否”，只是现在才注意我没说过这个；
但我未能说出的话如今却在我心中翻涌，全都清晰，自然，
逼真，
最后，谈话集中了，



全部的问题都解决了……

但只是到了现在,那从未存在的,也不会存在的事物,刺痛着。

我确实未能领会的那些东西,在所有的形而上学体系中都没有抓住一点希望。

也许我能将我梦见过的带到另外的世界。

但我怎能将我忘记梦见的事物带给另外的世界?

是的,这些将要去乞求的梦,是真正的死尸。

我把它永远埋葬在我心中,为了全部的时间,为了全部的宇宙。

今夜,我无法入睡,而宁静环绕我

像我无缘分担的真理,

而月光在户外,像我所没有的希望,对我来说是看不见的。

1928. 5. 11

音 乐

呵，一点点地，在远古的树木中间，
她的形象浮现，而我终止了思想……

一点点地，从我的痛苦中，我自己也开始
浮现……

两个人在湖岸的开垦地上
相会……

……两个梦中人，
因为这只是一束月光和我的悲伤，
和对某种异常事情的想像，
是存在的结果……

千真万确，两个人在湖岸的



开垦地上相会了？

(……但如果他们根本就不存在呢？……)

……在湖岸的开垦地上？……

1929. 9. 17

我患了严重的感冒

我患了严重的感冒
谁都知道严重的感冒会怎样
改变整个的宇宙系统，
让我们对抗生命，
甚至能让形而上学打喷嚏。
一整天的光阴都荒废了，尽在擤鼻涕。
我的大脑隐约作痛。
一个小诗人的可悲的处境！
今天，我毫无疑问是个小诗人。
从前的我只是一个心愿；如今早已无影无踪。

永别了，仙女中的皇后！
你的羽翼是太阳做成的，而我在这里漫步。
除非我走过去睡到床上，否则我就好不了。
从前，只要我没躺在万物之上，我就总是不得消停。



请原谅……多厉害的伤风！……它属于肉体！
我需要真理和阿司匹林。

1931. 3. 14

对面的房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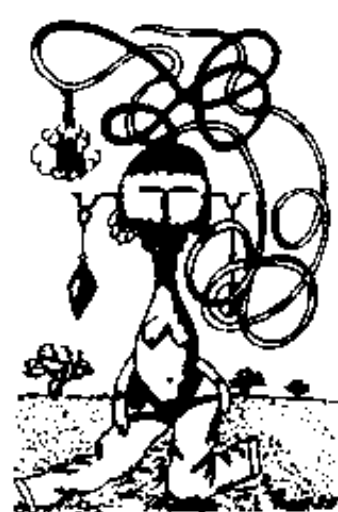
在我和我的梦对面的房间里
永远都是那么快乐！

我不认识的人住在那里，我看过却没看见的人。
他们很快乐因为我不懂。

高高的阳台上玩耍的孩子
在一瓶瓶的鲜花中间不朽地
活着，千真万确。

他们家传来的声音
总是歌唱，毫无疑问。
是的，他们一定是在歌唱。

外边过节的时候，他们家也过节。



必须如此，那里一切都很合适——
人们进入本性，因为此城就是本性。

不做我自己是多么巨大的幸福！

但也许别人不会那样去感受？
哪个别人？不存在别人。
别人感觉到的是一间紧闭窗户的屋子，
哪怕窗户是开着，
为的是让孩子们在围有栏杆的高处，
在一瓶瓶鲜花中间玩耍——我从未看见是哪种花。

别人从来不去感觉。
那在感觉的是我们，
是的，是我们全体，
是那个此刻正感受着虚无的我。

虚无？我不知道……
一种虚无，它伤害着……

1934. 6. 16

我常常拥有

我常常拥有快乐的念头，
蓦然快乐的念头，在自然地分离的
念头和言词中间……

写了之后，我又读……
是什么让我写出了那些？
我在哪儿盘桓为了找到它？
它从何处走向我？它比我优秀……
在这个世上，我们顶多只是钢笔和墨水，
而某人用它漂亮地写下我们匆匆记下的文字？……

1934. 12. 18



牛顿的二项式定理

牛顿的二项式定理像米洛的维纳斯一样优美。
事实是，太贵重了以至无人理睬。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风从那儿冒出来。）

古人常常乞求

古人常常乞求缪斯赐予灵感。
我们乞求自己。
我不知道缪斯是否已经光临——
被乞求和乞求必须保持某种一致性——
但我知道我们并未出现。
多少回我斜倚在
水井上，我想我存在
“啊”地叫一声想要听到回应，
但我听到的并不比我看到的更多——
模糊暗淡 黎明般灰蒙蒙的水回答着无精打采地
沉在井底的光……
没有给我回声……
只有一张模糊的面孔，
它必是我的，因为它不可能是另一个人的。
它几乎是个无形的东西，



除非我在受到启示的时候看见
在井底……
在寂静中，在井底虚幻的光芒中……

怎样的缪斯啊！……

1935. 1. 3

我厌倦了

我厌倦了，很明显，
因为人到了某种年龄一定会厌倦。
我不知道我厌倦什么：
根本就用不着知道
因为同样的厌倦还在。
伤口疼痛，它受着痛苦
又对那造成伤痛的起因无可奈何。
是的，我厌倦了，
轻松地讥笑着
只能如此的厌倦——
我的身体渴望着入睡，
我的灵魂希望不再思想
而是去让一切臻于完美，一种靠着记忆
明白了一切的闪亮的透彻……
还有一种远非现在可以指望的享乐？



我够聪明：仅此而已。

我已见得太多并且对所见懂得太多，
这给我带来一种明确的欢乐即使它令人厌倦，
到头来，那头脑依然在为某个东西服务。

1935. 6. 24



佩 索 阿 本 人





幻 象

有一个国度，无边无际——但比世间的一切生命更加真实，
比大自然更自然，
它的存在真实得令人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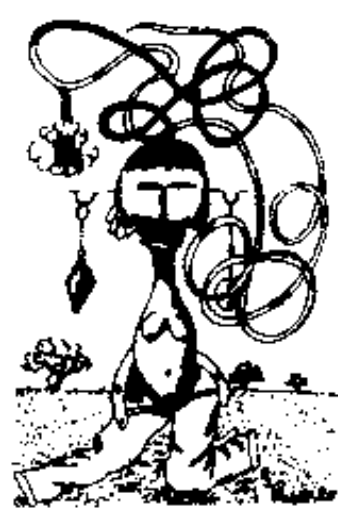
在孤单，温和，中性的天空下
没有一件东西战栗或存在，
多无情，既没有风儿悲鸣，也没有
一朵理念之云 开始移动，膨胀，

它躺下——一个大陆？不——那儿没有 土壤
惟有陌生，冰冷，让那个看见这国度
不戴面罩，僵硬地，悄无声息地

躺在无边的大房子里的

心灵感到绝望，一座脱离肉身的手臂的森林，
无用地向天空举起。

1910. 3. 5



疯子

对着星光灿烂的天空说话，
越过栅栏，越过他的伤痛
也许还做着和我一样的梦……
天哪，他的话多么诚实！

陋室的栅栏
把他和天地隔开了……
将人手伸向栅栏，用非人的声音
大喊大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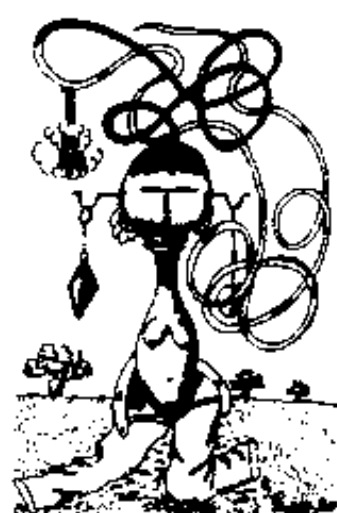
1928. 10. 30

一阵激烈的轰炸之 后我们占领了城市

金发的孩子
躺在路上。
他的肠子淌到
外边，连着一串儿
神经，已经失去知觉。

他的脸如今是
血和虚无的混合物。
那儿，一条小鱼
——养在澡盆里的那种——
在路边的镶石上跳着。

夜色围住了面目全非的大街。
远远地，一点微光还在给



未来的教育镀金……

可 那金发的孩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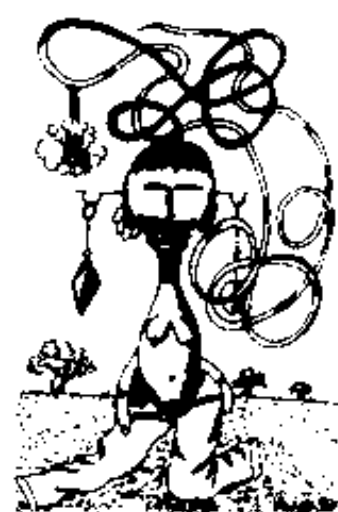
1929. 1. 14

你嗓音迷人地聊着

你嗓音迷人地聊着……
如此甜蜜地说着让我忘记了
你那温柔的一派胡言的虚情假意。
我的心，准备好了不去悲伤。

音乐让人想到那不在
音乐中的事物：所以——是的，真是这样——
我的心只需要你心中的旋律，
别的都是多余。

爱我？谁这么想过？用那种
等于什么也没说的嗓音说话——或许
你也是一种骗人的音乐。
我洗耳恭听，稀里糊涂，快快活活。



不存在虚假的幸福；
只要持久，它就是真实的。
如果我的快乐是真实的，
谁在乎这份真实颂扬了什么？

1929. 1. 22

在宏伟的时光里

在宏伟的时光里当失眠阴险地迫近
仿佛一个新的悲苦的宇宙，
头脑很清醒，就像一个人谴责
混乱的用途使日子荒废时的样子，

我反省，投入安睡的阴影，
鬼魂在那儿居住，灵魂被黑暗包围，
无论我曾多少次迷途——无论我怎样忧伤或痛饮，
都像蠢话一样对我毫无用处。

我反省，心中充满了虚空，而黑夜才是一切。
我的心，在它拒不开口时滔滔不绝，依然
在阴影中重复着单调的毫无特色的

麻木，在清醒的谵妄中，



没有上帝,没有自我,也没有自然。
一个人独自心碎一直是更好的忧伤。

1929. 8. 31

经过那扇窗帘从不拉开的窗户

经过那扇
窗帘从不拉开的窗户
我把幻想的她放在那儿
而灵魂透过那将她的美丽
展露出来的欲望剖析了她。

我在情场并不失意，
从来不乏追求者。
但爱情应该另有一番滋味
如果它发生在别处，如果
是在那高高的窗户后边。

为什么？——如果那时我明白，我早就赢得了
我梦寐以求的一切。我堕入
昔日女皇的情网，



从那以后我的灵魂
就有一个王位等着人来坐。

我还把王座放在
那儿，好让我
继续梦见却又一无所见：
窗帘那边是壁炉，
窗户那边是迷梦。

所以我继续用一点儿
自我遗忘来宽慰
旅程和劳作
因为现在我什么也不向生活请求
只渴望成为她的邻居。

1930. 12. 25

我没有农场

我没有农场。

如果我想要个农场去做梦，
我就得把它从我温和的
模糊的思想中拔出来。

然后，拔掉那些总是
缠在我们身上的杂草，
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上拽它
于是一个农场独立地出现了。

我看见池塘，看见
水槽里的水正在滴下来，
看见印满车辙的小径，
空无一人的，宁静的打谷场。



我对这不存在的方心满意足，
它让我激发出自己的热情，
我享受着这个让我藏身的
纯属乌有的农场里的绿草地。

不可能实现的假期，
我把它留给我们去回味——
然后忘掉它，回到我的温和
思想的原始水平。

1931. 3. 30

我依然保持着一半的热情

我依然保持着一半的热情
犹如保持着一份好奇，
有了它就可以童心永驻——
一如既往。

有时又几乎感到羞耻，
我如此坚信我所不信的。
这是一种梦
充满了现实性。

假装高兴的向日葵
环绕中心的寂静——
令人惊愕的黄色，一切都来自
黑色中心的喷射。

1931. 4. 18



什么引导我？惟有理性

什么引导我？惟有理性——
不再有别的东西引导我。
它会徒然地将我照亮吗？
它独自将我照亮。

那个创造世界的人
指望我不做我自己
而成为另外的人，他要
亲手把我造成另外的人。

他给我一双眼睛让我去看。
我看，看到，坚信。
我怎么敢说
“瞎子，我已得到了净化”？

上帝还给了我理性，像给我
面容一样，好让我看见
在幻象之上——
是知识的表象。

是否这看是为了欺骗我，
这思考是让我误入歧途，
不知道——上帝赐予我视觉和理性
原本是让我认识真理，辨明方向。

1932. 5. 23



死亡是道路拐弯

死亡是道路拐弯，死，不是
别的，只是从视线中退出。
我听见，你走在前边，
像我一样真实。

大地是用天空筑成。
谎言可以永存吗？不可能。
谁也不曾迷失。
一切是真理，也是道路。

1932. 5.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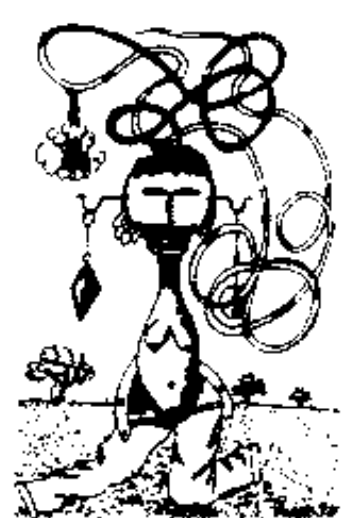
当虚空留给了我们

当虚空留给了我们，此时
那哑默的太阳
是愉快的。林中的寂静
是大片无声的声音。

微风笑够了。
某人正在把下午忘掉。
模糊的东西敲打叶簇
却不碰晃动的树枝。

忍受希望是意味深长的
就像一个故事要用歌唱出来。
当森林陷入寂静
森林便开口说话。

1932. 8. 9



古代香炉

古代香炉，在人群的空隙
和华丽的黄金之间摇摇晃晃。
无意中被吸引，我
跟在这场缓缓行进的仪式后边。

但手臂是看不见的
而那些唱颂并非颂歌
那香炉属于另外的等级
只能被心灵看见和聆听。

啊，仪式选择的旋律
和音阶无可指责——
但仪式并没有被唤醒；
而灵魂也未获得它的本相。

晃动着,那香炉,可以看到。
在空气中,那唱颂传开来。
但我亲临的这场仪式
只是记忆中的仪式。

在诞生前的伟大圣殿里,
在生命,灵魂和上帝降临之前……
仪式的表演场地,它的棋盘
是今天的天空和大地。

1932. 9. 22



听而不看

我聆听而不观看，这样就能看见
林中仙女和半人半羊的农牧神在投下阴影
或恐惧的树木间布置一座迷宫，当它们
感觉到我在观望，便开始在枝丫下低语。

但那走过去的是谁？谁也不知道。

我起身，听见心跳——

这颗心已经没有空间
留给那幻影泄露后残存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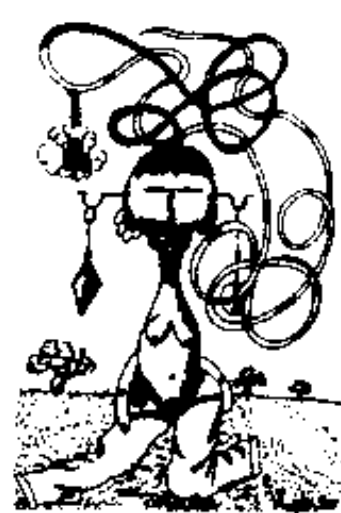
我，这个不是我自己的心灵的家伙，到底是谁？

1932. 9. 24

因为某种理由

因为某种理由
或什么也不为，死亡的阴影落在了
灵魂无边的畏惧之上，
灵魂清晰地看见了
——清晰得让人无法平静——
生命是怎样地超越阴影，
生命是怎样地终结悲伤，
于是更加热爱生命。

1933. 2. 10



洗衣女工在池中

洗衣女工在池中
狠劲地捶打石头上的衣服。
歌唱着，唱着唱着就很伤心
因为歌唱因为活着；
因此也是欢乐的。

如果我
在写诗这件事上
能像她洗衣服那样成功，
也许我就会失去
我的命运，失去它们的形形色色。

一种了不起的
和谐——不带任何思想，
还唱着，也许——

实实在在地捶打着衣服……
可谁来清洗我的心灵？

1933. 9. 15



士兵们走在大军的洪流中

士兵们走在大军的
洪流中——在军乐队的指挥下
飞快地前进
他们必须步调一致。

我走在生活的
洪流中 一支神秘的乐队
操纵我而我注定要
继续那迷失方向的前进。

边走边睡，我的步伐
就像磨坊主在打盹
伴着磨坊的隆隆巨响。
我昏睡，但感觉到我在前进。

1933. 9.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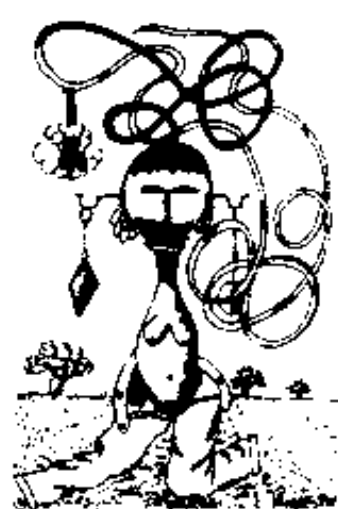
如果偶然地与梦境疏远了

如果偶然地与梦境疏远了，
我就会遇见此岸的我——孤单，没有同伴——
而且，老实巴交连我自己都烦，
把我虚假的脚印看得跟真的似的，接着，

我醒了——与我在逃亡中
看见的希望——也许仅仅是避难所——相反
不去整顿外部的法则，
而是把法则当做严惩去容忍。

然后，我竟然通过那将我
从这个定型又变动的世界解救出来的希望，
通过悲痛和信念——尝试着去触摸

某个另外的世界，那儿梦和生活



在虚无中，完全是无用的，在黑暗中是平等的，
而在一切的尽头，是日出。

1933. 9. 28

我梦见——深不可测

我梦见——深不可测，无穷无尽。
我入睡——无精打采，没有结果。
上帝也睡了——这世界就是如此。

但要是我也能
睡一个上帝那样的觉
也许 我会梦见善——

让我活下去的恶的善。
我远远地瞥见了那个梦，
我在心里呼喊着基督。

现在，以他缺席的存在
逼视着那些存在之物，
永远地，缺席。



他不是在那高举在生命
劫难之上的十字架，
而是在永存于人们心中的

十字架上被钉死，
枪矛刺穿了他的腰肋，
创口又深又宽。

他的心脏
将要涌出
血和水，却不是真理……

只有等到，他从那为了让他
蒙羞受辱而把他竖起来的地方
被放下来，

等到他的尸体
在坟墓前佝偻，
我才会与他相遇。

只要人间依然存在，
灵魂就会为它所毁灭的

一切而受苦。

只要生命一直延续，
生命就注定了苦难，
不洁，终有一死。

因此 生命被钉在
十字架上，人子
俯瞰着我们。

紧闭的墓穴
找到了，在晨光中，
敞开着，被人清空了。

我的心，也是善的
坟墓，它存在
是为了渴望，不是为了占有。

但我在这边，有一个
天使，看着我说，
一切都是别的东西。

1934. 7. 2



如今，向我逼近的死亡

如今，向我逼近的死亡，已经没有那么沉重。
现在我知道它是虚幻，是虚构，是梦，
而在宇宙的命运之轮上
我并不是此刻我以为我所是的那个人。

我知道比起这微不足道的尘世还有更多的世界
它好像快要咽气了——
这乱石累累的不毛之地就在那儿，躺在
深渊般的生活的大海下边。

我了解死神，它是万物，也是乌有，
因此，从死亡到死亡，真正的灵魂
并未堕入深井：它在小径上前进。
在他的时辰中，在我们的光阴里，上帝将开口说话。

1934. 7. 6

你的侧影，你的凝眸

你的侧影，你的凝眸——是真的？还是姿态？
让我回想起那个永恒的时刻，那时
我爱着塞米拉梅斯^①，她是宁静的眼光
选中的尤物。

我爱她，确定无疑，这份爱
不受时空所限。
由这单薄的爱我保护了我的
更伟大的爱，它依然存在。

可是，当我凝视你，我想起了——
此刻的我，那个我一直在试探的人，
我爱上塞米拉梅斯的时候，

① 塞米拉梅斯：古代传说中的亚述女王，以美丽、聪明、淫荡闻名，相传为巴比伦的创立者。



已经太迟了，那爱转瞬即逝。

有多少逝去的世纪里唱过
某个角色的逝去的声音现在终于
变成心灵间虚幻的记忆！
有多少谁也不曾发出的活生生的声音！

1934. 7.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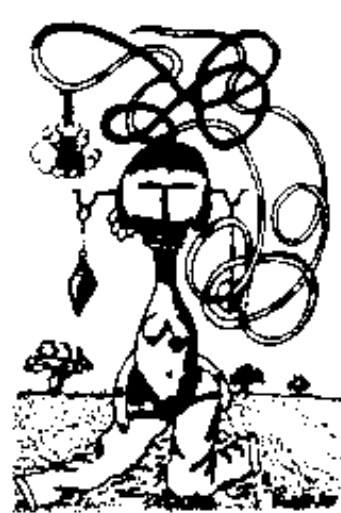
呵，这是女神

呵，这是，这是女神！——
见过她的人谁不爱她，
而心灵仅凭着直觉，
就把她奉为女神。

她终于变得高尚，
步入完美之境，她的忠诚
是一尊正被生命温暖着的
雕像 并且让生命成为信仰。

啊，这是，这是女神——那在墓园里
做梦的死者
靠近她，就像星辰
正要升到天空的深渊里。

1934. 9. 3



若是哪天有人来敲你的门

若是哪天有人来敲你的门
声称他是我的使者，
千万别信他的，即便那人就是我；
我多自负啊，不会去敲谁的门，
即便是天空的虚幻之门。

但如果你没有听到
任何人敲门，打开你的门吧
你会看见有人正迟疑着
想要鼓足勇气敲门。那正是
我的使者，我本人，和我的随从，
正为那造成沮丧的事情和正在绝望的一切而狂喜。
敞开大门吧，为那从未敲响你大门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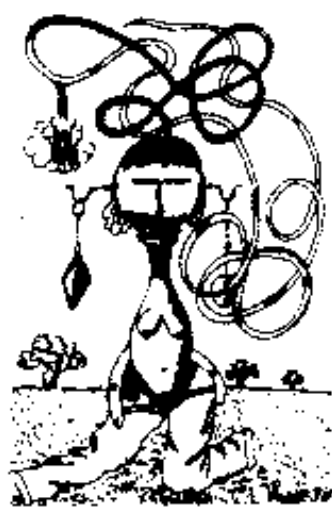
1934. 9. 5

我知道我是病人

我知道我是病人。我知道
真正的我正变得下落不明。
是的,但只要我尚未屈从,
便要弄清我是走在哪条路上。

尽管我让自己顺从,朝着
命运指定的模样努力,
我还是宁愿在某一时刻停下来
自由自在。

太多丧失的记忆,
太多丧失的相同的命运,
还有众多的神话众多的历史
一大堆生活,一大堆生活——



所有那些；我正在迷失
自我，迷失方向——我想叫醒
我自己，我正在用全部的回忆
包围我的自我。

如果我那么做算是疯狂，
我倒宁愿聪明而又正直地变得疯狂。
就像尼禄，我正要胡乱地弹响竖琴。
惟独不需要苦难。

1934. 9. 15

玫瑰这么多

玫瑰这么多，我反而不想要了。

我只是在一朵也得不到的时候，才想要玫瑰。

唾手可得的東西那么多，

对我有什么用呢？

我永远也不想要黑夜除非黎明

将它融成了黄金和蔚蓝。

灵魂所不能确定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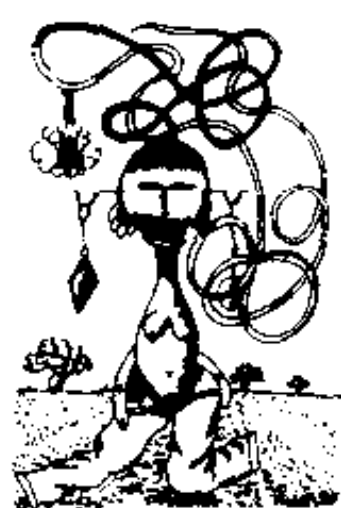
才是我必须占据的，惟一的東西。

为了什么？……如果从前我清楚，我就不会写下诗篇，说，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为了什么。

我有个灵魂，贫穷又寒冷……

唉，我该用什么样的施舍去温暖她？……

1935. 1. 7



忠 告

你，梦见自己的人，被高墙围住。
之后，透过雕花铁门令人愉悦的格栅，
可以看见花园里边
种植着种种喜悦的花朵，
也许惟有如此人们才能彻底了解你。
在一个无人光顾的地方，你种下虚无。

像邻人一样翻耕你的花坛，
当你想让人们去发现它时，
任何人一眼望去就会认出你的花园。
而在那儿你属于你自己，谁也不曾看见，
你让这些出自泥土的花朵萌芽，
任由野草蔓延。

训练一个生机勃勃的双重的你，守卫它

确定没有一个到这儿张望的人
对你的了解能超出一座花园——
一座醒目又隐蔽的花园
在它后边，土生的花朵吞吃着
你不屑一顾的贫瘠的野草。

1935. 11



爱是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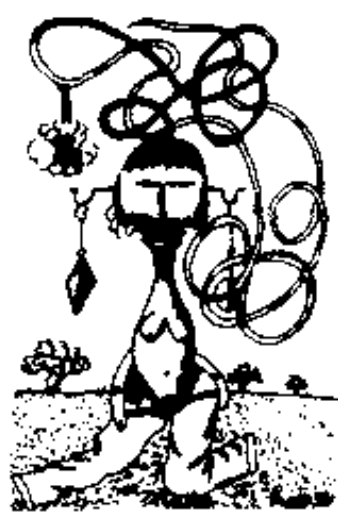
爱是根本。
性，不过是偶然。
它们可以等同，
也会有差异。
人不是牲口，
而是有才智的肉体，
尽管有时不免病态。

1935. 4. 5

蔚蓝，碧绿，青紫

当太阳用一层虚幻的朱红为它镀金，
大海变幻成蔚蓝，碧绿或青紫，
它阻止，或无所事事，或引领，
有时是深渊，有时又是镜子。
当光阴逼近，我唤醒
心中的渴望——我想要的已不只是大海，
如今它已没有任何奥秘供人发现。

了不起的船长和水手
他们进入荒凉的航程
驶向远方，对于他们的意气消沉的奖赏
是我们的遗忘，我们的忘恩负义。
惟有大海，当它狂暴不羁
波浪滔天，当它真的是大海的时候，
似乎铭记着他们，又不一定。



但我正陷入梦寐……海是水，纯粹
赤裸的水，受着暴力的驱遣，阴暗的油毡，
它，就像诗篇，来自月亮
常常会塌陷，又在别处涌起。
而无论什么歌曲在原始
愚昧的大海之上漂浮，
我都能预感到它的怨声，在不停地渗出。

谁知道灵魂是什么？谁能辨认
在显现死亡的事物中是什么样的灵魂——
在大地和虚空中，到底有什么不能忘却？
谁知道太空和虚无是否装上了大门？
呵梦寐，谁将这冥想大海声音的责任
强加于我？
怎样冥想你呢？教导我。

船长们，舵手们——所有的亚尔古英雄^①
每天都看见陆地近了却又难以置信——
也许你们听见了，陌生的长笛呼唤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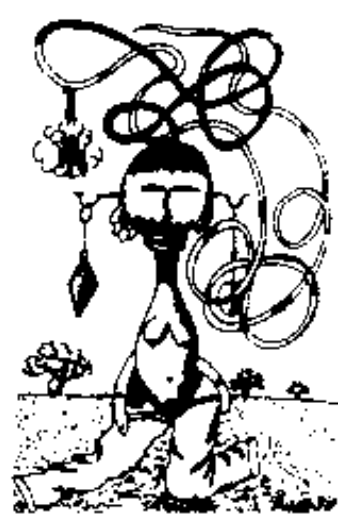
① 亚尔古英雄，或译阿耳戈英雄，希腊神话中追随伊阿宋到海外寻找金羊毛的英雄。

那曲调无从捉摸，难以抓住。
或许，你们听见的只是大海的某种生灵
并非大海本身——
你们听见的只是塞壬的妖歌，而非胜利？

她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
呼唤你们向着远方出发，也许
她知道在我们男人心中，
有一种永久的欲望，本能，却更加
难以捉摸，无从辨别——一个
骨子里需要大海的声音的家伙，
永不停歇——远离万物。

若果真如此，如果广袤的海和你们
让我觉得（你们，因为觉悟，而
大海因为有生命）真实；
如果，在存在的陌生的深海里，
有着更多的灵魂，能够像影响海面一样
影响我们自负的外表，——
还是别让我知道这些，让我终于能自由自在。

给我一个亚尔古英雄的颠倒的灵魂，



让我像年老的海上船长或他的舵手
一样，有一对倾听那
召唤我们的心灵去远方的长笛的耳朵，——
让我像听赦免一样，
听见模糊的教诲进入我心中，
大海那古老的葡萄牙语。

1935. 6. 9





费尔南多·佩索阿生平 and 创作年表

1888 年

生于葡萄牙里斯本，父亲是司法部官员兼报刊业余音乐评论家。

1893 年

父亲病逝，遭受严重的精神打击。

1896 年

随母亲和继父（葡萄牙驻南非德班领事）来到南非，在那儿读小学、中学和商业学校。在开普敦大学就读时，他的英语散文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奖。

1905 年

回到里斯本，次年考取里斯本大学文学院，攻读哲学、拉丁语和外交课程，常去国立图书馆阅读古希腊和德国哲

学家的著作,并且继续用英文阅读和写作。后辍学经商。

1908 年

从这一年开始,一直独自一人生活,先后在数家进出口公司任“外联人员”,这一工作保证了他的生活来源,又使他有时间从事创作。

1912 年

在文学刊物《鹰》上发表了第一篇文艺评论《从社会学角度看葡萄牙新诗》。

1912 年~1915 年

以佩索阿为首的一批葡萄牙文学青年在英法新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发起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并创办了几个虽然短命却影响深远的文学刊物——《流放》、《葡萄牙未来主义》和《俄尔甫斯》。

1914 年

8月3日,对佩索阿来说是神性降临的一天,他一气呵成,用阿尔贝托·卡埃罗这个笔名写出了大型组诗《牧人》(共49首)中的大部分。



1918 年

出版英文诗集《35 首十四行诗》。

1920 年

对所在公司一位十九岁的打字小姐奥菲莉亚·凯洛兹一见钟情,数月之间,与其书信不断。后来,由于身体欠佳,中断了通信。十年后,与奥菲莉亚重逢,恢复了书信联系。

1921 年

出版《英文诗集》(三卷)。

1931 年

为了文学,割断与奥菲莉亚的情缘。

1934 年

出版了生前惟一的一本葡萄牙文诗集《使命》,但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逝世前不久,在《里斯本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秘密结社》的长篇文章,捍卫结社自由。

1935 年

11 月 29 日,因肝病严重恶化被送进医院,当天在一张

小纸片上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不知道明天将会带来什么。”第二天逝世。

1942 年

《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诗》出版。

1944 年

《阿瓦罗·德·坎波斯的诗》出版。

1946 年

《里卡尔多·雷耶斯的诗》出版。

《阿尔贝托·卡埃罗的诗》出版。

195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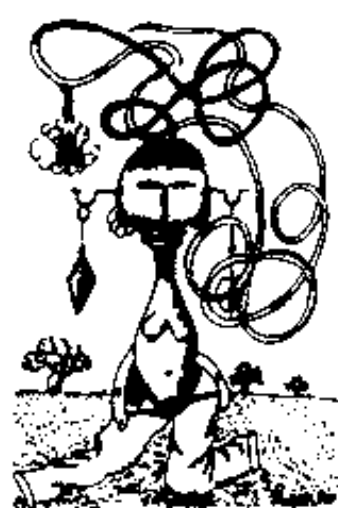
《戏剧诗集》出版。

1953 年

《遗诗集》出版。

1955 年

《遗诗集》出版。



1956 年

《遗诗集》出版。

1965 年

《民曲四言诗》出版。

1967 年

《美学及文学理论和评论集》出版。

1968 年

《哲学读本》出版。

1970 年

《诗歌集》出版。

1973 年

《新遗诗集》出版。

1974 年

《英文诗集》出版。

1985 年

10 月 15 日,为纪念诗人逝世 50 周年,葡萄牙举行盛大的迁葬仪式,将佩索阿的遗骨移至里斯本热罗尼莫大教堂的圣殿,供人瞻仰。这里也安放着一卡蒙斯的石冢。